

年

卷

期

2

7

第

第

第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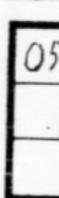
册



每
月
兩
期
出
版



本館設在北京五道廟



●火車未通處每期加郵費肆分●

皇皇

此册接續第一年十二册抵作十九册之上半卷

●第二年每月上下兩册價例照舊概不拆售全年二十四册北京每月兩期(肆吊五百文)外埠每月兩期(六角五分)火車已通處郵費在內○第一年内預定報每月寄兩册爲一期如定至十九册者應繳第二年第七期上下兩册爲止其餘以次推算○第一年全份報十二册每份肆拾五吊外埠六元五角

告白價目

一頁半頁

八圓四圓

一行三十字起碼五角
常年告白另議

新出各省府名歌○每本實洋三分

硃印地輿稅本○童子描畫最易記認

○每百張乙角六分

彩印全球大勢模本○每本貳角

啓蒙畫報第二集第七期上冊

本館設在前門外五道廟

目錄

本國歷史

帝堯爲君

舜登帝位

掌故識略

平回部紀

新物理

避電新衣

鋸木新法

蛇口含毒

透光新鏡

北京同學會寄贈

北京興亞學院圖書登錄番號
第 38473 號

借潮運機

普通植物

胡枝子

漆樹

桑

棉

杉樹

時間

整理街道

火車渡河

日僧傳教

布衣無恥

各國新聞

二倍郵費

罪人出報

牛王主筆

俄皇主筆

放生害生

綠十字會

生國旗

幸福學校

遊戲法

盲人拜廟

大將奪營

拋球戲一

其二

三人管帳

學習偵探

笑林

弄巧成拙

忠厚太過

觀察高見

雜俎

美女生活

小說 豬仔記

小豬

美才

蘇

武江

笑

三人

百人

海





◎帝堯爲君

上古的情形 前已說明 既
然編成淺說 意在啓誘童蒙
不能盡合著書的體例 刪
繁就簡 取其不難記憶 容
易感發就是了 學生們明白
我國的來歷 化去了自大的
見識 自然不存仇外的心思
了
此番接續前稿 從堯舜以來
一代一代的說下去 不可

棄古 亦不可爲古人所誤 就如帝堯爲君 人民歡戴
野老村童 有擊敲著土塊唱的 有拍打著肚皮歌的 那
種太平景象 千載而下 傳爲美談 試想這般人民 生
在當時 怎們會那樣快樂 論古的人 但說些門面話
不是神靈首出 便是帝德如天 其實後世人主 除非暴
虐無道的 有意害民 其餘人主 既有了天下 那一位
不知道愛百姓呢 爲甚麼作了堯的民 便如此安樂 不
作堯的民 就有些苦樂不均 其中的道理 還要從君民
兩個字上 細細的體驗 君不甚貴 民亦不甚賤 上下
一體 所以纔有這番景象啊

中國古時 並非一統 亦沒有認人主爲神聖的陋見 各
種氏族 生在一時 所有的百姓 都是各氏族的子孫

書經上說（九族既睦 平章
百姓 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
若不知親睦九族 便不能
平章百姓 不能平章百姓
亦不能協和萬邦了 常言說
道 不善治家 焉能治國
將近比遠 古今一理
堯在當時 亦何嘗不想一統
天下 萬世帝王呢 無奈諸
侯的權力甚大 不是他們佩
服的人 斷不能坐他們的上
位 所以先把天下讓許由



許由不敢受 又讓四岳 四岳亦不敢當 大家想想 後世殺人打仗 爭奪不到手的天下 當時讓之還不受呢 這裏頭的意思 豈不是顯而易見麼 譬如立公司罷 股票是人人有份 總理便得大家公舉 若有一位大股東 以爲我的本錢多 不同大家商量 硬派一人作總理 就算大家答應了 這位作總理的 名望有限 公司的事情 焉有箇不糟糕的 當時的天下 就像一所大公司 選來選去 選出一位舜來 堯到此時纔算是有了交代 這還不能說舜得了天下 要說天下得了舜纔是

舜登帝位

舜亦知道天下難治
帝堯崩後 並不
敢居然登位 避讓
堯子丹朱 遲延了
三年 只見人心向
己 無可推辭 這
纔登了帝位 此時
的諸侯 雖仍是有
權有勢 怎奈民心
都向了舜 諸侯亦
心服口服 不能再
說別的話了 何況



舜是經過艱難的人 自然能用些恩威 收攬大權 定巡狩朝覲的規矩 立勸善懲惡的賞罰 有了這等名分 君臣之間 界限可就嚴多了 從此天下大勢 不知不覺的歸入一人之手

這樣說起來 舜繼堯後 不過幾年的工夫 局面已經不同 一切朝政 比起堯的時候 可就順手多了 爲甚麼堯把天下傳給舜 舜又把天下傳給禹呢 舜子商均 亦沒有十分的劣跡 仿照帝嚳傳堯的舊例 有何不可 那裏曉得 三代以上的天下 無論傳賢傳子 都是替百姓立君 絕不存秦始皇的心思 要想子孫萬世 永遠爲帝王 豈不難乎其難

堯舜之世 正當洪水氾濫 堯命禹父鯀治水 也料他未



必勝任 只因四岳羣后
都說無妨 這纔命他去試
辦 泰西議院的法子 凡
議一事 以爲然的多了
君主亦不能不答應 亦與
我們古時暗合 鯀治水無
功 實由於地學未明 無
心之過 死不瞑目 禹痛
父得罪 不敢因私怨害公
德 發憤自強 深得治水
之道 四岳薦之於舜 舜
亦不以罪人之子相待 命

爲司空 豐功大業 都在禹貢一書 不待細說 但是多年水患 百姓困苦不堪 一旦禹能治平大患 人心懷念他的功勞 舜要讓位 那還有別人的分兒嗎 所以堯爲天下求君 先選了許由四岳 然後纔舉舜爲天子 舜爲天下求君 不必再多此一選 簡直的對禹說明將來非你不能替我了 還有幾句要言 說道（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 衆非元后何戴 后非衆罔與守邦）後世人君 果能把這幾句話記定 無論怎麼樣 絕不至弄得國破家亡 中國四千餘年 屢次的改朝換姓 民聞耳目亦彷彿是經慣了的事 不以爲奇 這都是沒有國家思想 舜對禹說的幾句要言 正是君民一體 以天下爲公共之物 人人有份 家就是國 國就是家啊

◎平回部紀 續上冊

查得雅爾哈善失誤機會 又
捏報軍情 便傳○○旨把雅
爾哈善 在軍前正法 號令
各營 且說兩和卓木 自庫
車逃出 投奔阿克蘇 阿克
蘇的伯克（伯克即華言頭目
酋長之類）名叫霍吉斯 閉
城不納 又逃奔烏什 烏什
也不接待 因此小和卓木
逃奔葉爾羌 大和卓木 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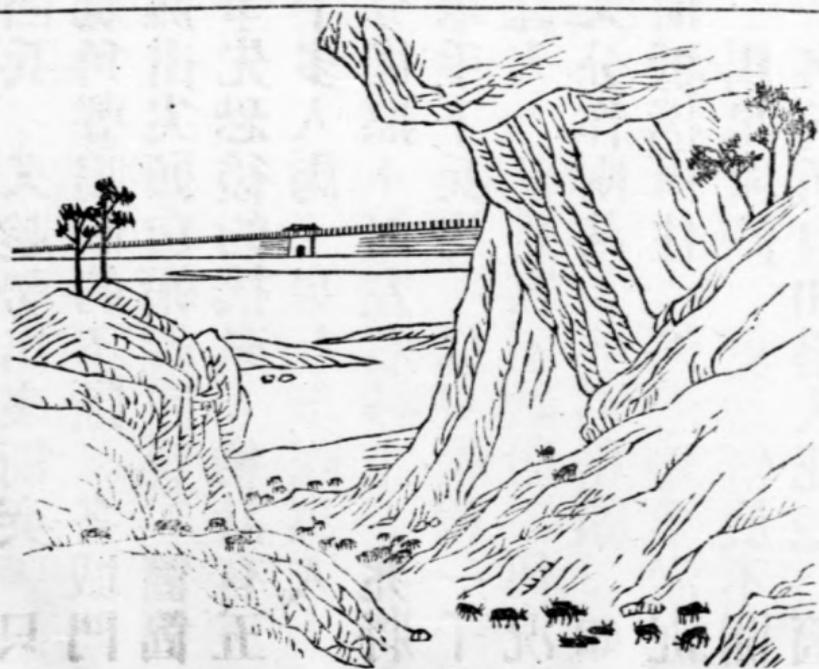
奔喀什噶爾 將軍兆惠 既探知確信 便留降回鄂對在
和圖 撫輯地方 親自統率大軍前進 這時候各路赴調
的兵 還沒有到齊 統計馬步各營 共只四千餘人 又
留副將軍富德 搜剿庫車等處遺賊 候各路兵到 一同
前進 兆將軍只帶了三千多兵馬 一徑向葉爾羌進發
那知小和卓木 探得大兵將到 便把城外的百姓搬空
綿草牲畜 收拾得乾乾淨淨 把城牆修葺堅固 又在城
東北五里 掘了一道壕溝 加築了一道土壘 這就是兵
法上說的 堅壁清遠之計 十月初六 大兵到葉爾羌
既無糧草可買 又見不著一個回民 又探得大和卓木
據守喀什噶爾 與小和卓木 遙遙相應 這就是兵法上
說的犄角之勢 兆將軍看這情形 知兩和卓木 雖是個



回酋 卻也很能用兵 倒不
可小觀了他 被他暗算 但
大軍到此 也不可不殺箇下
馬威 懾服他的野心 計畫
已定 便傳令各營 在城東
排齊陣勢 分左右兩翼的精
兵 攻奪他新築的土壘 城
中回兵 見大兵已臨城下
便偷偷開了東西北三門 每
門放出馬隊數百 想包抄大
兵後陣 那知兆將軍 已早
經防備 連抄三次 都被大

兵殺退 回兵傷亡了不少 丟下了許多馬匹 敗殘的逃
回城中 再也不敢出來 大兵便把土壘奪得 分兵佔守
測量城圈 有十數里方圓 四面有十二門 很是整齊
堅固 若要力攻 徒然傷耗兵丁錢糧 仍是無濟於事
若要把他圍困起來 又因兵少 不敷分布 只得在城東
揀那有水草的地處 紮住了營盤 又分了八百名兵
命副都統愛隆阿統帶 扼守大路 阻斷喀什噶爾救兵的
來路 大兵紮營的地方 與葉爾羌城 還隔著一條河
這河發源葱嶺 經葉爾羌城外 土人稱作哈喇烏蘇 哈
喇是黑 烏蘇是水 哈喇烏蘇 就是黑水河的意思 現
在那處地方 就名爲黑水營 便是兆將軍的遺蹟 閒話
休提 且說兆將軍 雖把大營紮住 回子也不敢出來交

戰 怎奈軍中糧草不繼 如
何能支持下去 便差得力兵
丁 四出偵探 探得回子的
牧羣 就在城南英奇盤山底
下 牛羊甚多 若能取得
也可充數日的兵糧 十月十
三這一天 留兵一半守住大
營 將軍親統一千多人 渡
黑水河 攻取牧羣 這河上
原本有橋 那知纔過了四百
多人 橋道忽然中斷 竟把
一千多人 分作兩截 城中





回兵 又趁勢出來衝突 只聽角聲嗚嗚的不斷 各城門擁出尖頭白帽的回兵 箇箇爭先恐後的撲來 約計有五千多人馬 另有步隊萬人分從黑水河左右抄上 兆將軍手下兵馬 原只帶得一千餘人 已是寡不敵衆 何況又分作兩截 各不相顧 如何抵擋得住 河邊地多淤泥 馬足阻滯 更是舒展不開 各兵勇自知陷入死地 箇

箇拚命衝殺 反覺勇氣百倍
已經渡河的兵 且戰且退
到得河邊 便覓水而過
與後隊合在一起 大營留守
兵將 也列齊隊伍 前來救
應 無奈敵兵太多 層層圍
合 又把大兵衝爲數段 兆
將軍左衝右突 親自督戰
手刃回兵弁目 數十餘名
戰裙袍甲 都染得鮮血淋漓
自早晨戰至午刻 正擬團
合各路 竭力衝殺 不意將



軍所騎戰馬 忽被敵槍所中 幸是箇久經戰陣的駿馬 雖受重傷 仍是屹立不動 將軍急忙下騎 命左右牽向後陣 另換馬匹 重行入陣 不上兩個時辰 馬又被槍刺倒 把將軍倒攢下來 左右親兵 亟亟圍住四面 把將軍扶起 再行換馬臨陣 連換了三次 都被槍傷 將軍憤極 徒步督戰 彼此血戰 混合不分 直至日落西山 風起揚沙 敵兵方慢慢的退回城中 大兵追殺數里 見天色昏暗 恐有不測 方纔收兵 仍回黑水營住紮 這一天交戰 殺傷敵兵一千餘名 奪馬三十餘匹 檢查各營陣亡將士兵丁 一百餘名 總兵高天喜戰歿 副都統明瑞 也受重傷 將軍下令各營 挑濠築壘 嚴加防備 到第二天早起 敵兵又渡河來攻 兆將軍因衆寡



不敵 命堅守營壘 不與交
 戰 敵兵輪流攻擊 五晝五
 夜 未停片刻 我軍分路抵
 禦 仍隨時添築土壘 以防
 敵兵偷襲 那知敵兵趁這五
 晝夜工夫 已在黑水營四周
 築成長壘 把大營圍在垓
 心 壘外徧紮兵馬 逡巡不
 斷 正如鐵桶一般 到了十
 月十七 大營裏面 方纔得
 知 兆將軍便選了五箇得力
 親兵 備了祕密文書 叫他

趁著夜間 分五起混出 這
時候文襄公舒赫德 方革職
爲兵 戍守阿克蘇 接到告
急文書 大驚 拍案而起
說兆將軍兵單將寡 困在絕
地 若不火速救援 全軍休
矣 事在危急 也顧不得自
己是箇兵丁 便繕就告急的
本章 立刻拜發 無分晝夜
六百里加緊 賈奏到京
那知○○○高宗皇帝 以兆
惠富德兩軍 久勞邊外 恐





將士苦累 在兩月前 已命
 靖逆將軍納木扎爾 參贊大
 臣三格 統帶索倫察哈爾兩
 路兵出關 接辦軍務 還不
 知兆惠被圍情形 既接到舒
 赫德奏報 方知關外實情
 急催納木扎爾火速前進 并
 降○○旨獎勵舒赫德 說能
 通權達變 賞還原官 幫辦
 軍務 飛調西北兩路防軍
 會齊赴援 且說兆將軍困在
 重圍 晝夜防守 將士兵丁

新物理

◎避電新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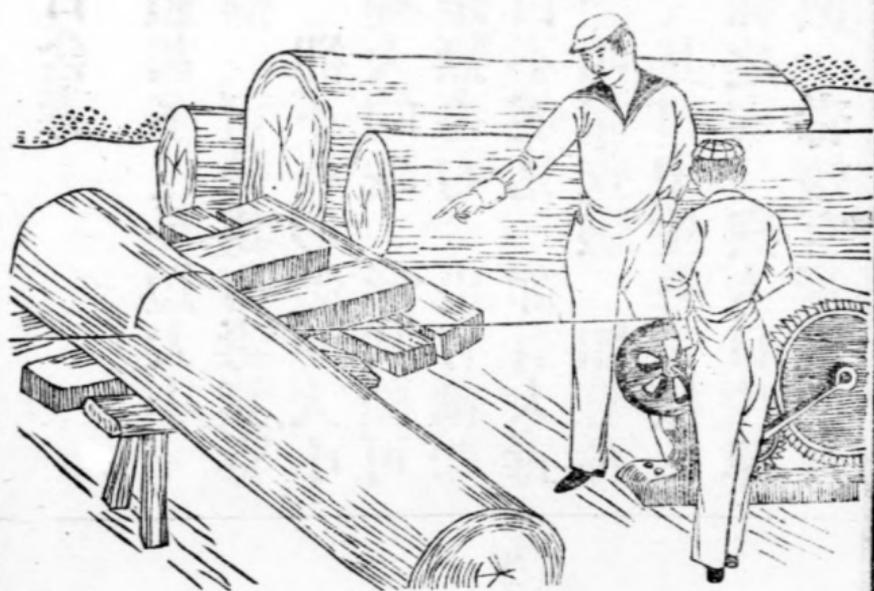
試驗電氣 爲化學中最險之
事 往往有積學之士 因研
究電學 遇險傷生的 歲有
其人 近經俄國大學教習阿
的米甫 在起甫地方的電氣
學校 考究得一新法 能避
電氣之害 其法係用金類
抽成極細之絲 組織成衣
下垂金絲 長至拖地 學生



試驗電學 若穿此衣 決無危險 因金類之性 能引電氣入地 不致竄入人身 致傷性命 阿的米甫既得此法 先製成雨衣 自己與其夫人 各著一件 試行於電氣極重之地 火星爆烈至三四尺 身體毫不受傷

◎鋸木新法

中國鋸截大木 都是用大鐵鋸 兩人分立 往來抽曳 既費工夫 又傷材料 因鋸縫寬至一分多 若將一尺直徑的木 鋸一寸厚的板 應該有十塊 今爲去了九條鋸縫 每條傷害材料至一分有零 合起來竟傷耗一寸 因此只能得板九塊 若要鋸十塊 必定不能有一寸厚了 外國的機器鋸 是箇圓輪的 又快又不傷材料 比笨鋸



強的多了 但是鋸下
仍有木屑 材料還不
免傷耗 現在有箇新
法 只用極細的白金
絲 通過電氣 將此
絲鋸木 頃刻可斷
既無木屑 又極省人
工 比機器鋸 更快
更利 所以美國人鋸
伐林木 現在都用這
箇法子

◎蛇口含毒

蛇的種類甚多 長短大小
也不一樣 可分爲有毒無毒
兩大類 卻不在形體的大小
也有極大的蛇 形狀極可
怕 卻是無毒的 也有細如
髮絲 目不能見 卻有大毒
的 近經西醫攷驗 知有毒
的蛇類 其口中生有毒核
在上牙牀之內 與人口生津
之核相似 毒核有管口向外



與口門之牙相連 螫人的時候 牙一用力 那毒汁便
激射入肉 攷其毒汁 雖毒藥中最烈之品 力量也不及
他 用舌嘗之 並不甚苦 即嚙些少入腹 也無甚大害
惟遇破傷的地處 毒汁入血 立刻致斃 凡毒蛇在熱
帶地最多 寒冷地方極少 即偶有之 毒亦稍輕 不致
斃人

◎透光新鏡

厄克斯透光鏡 能照見人身肺腑 用以照取入肉的鎗子
并考察腹內病症 最爲合用 用法與尋常照相鏡略同
惟照得之影 衣服肌肉等件 都化爲烏有 只有全副
骨架 和金類的鈕扣等物 留在鏡中 如骨上有傷 和



槍子等物打入肉裏 無從探測 用此鏡一照 便能明明白白 此法係厄克斯所創 所以就名厄克斯透光鏡 厄克斯的譯音 或翻成勞忒 或翻成豪脫 其實同是一人 十年來傳徧各國 無不稱異 那知學問無窮 愈出愈精 近來又考得一種新物質 化學家名之爲拉的幼模 其功用與厄克斯鏡無異 又能有一種特別用處 是能使

瞽目復明 俄國有兩箇幼童 雙目失明 都是用拉的幼
摸醫治 竟得復明 以後又試驗多人 無不奏效 因此
各國視爲至寶 價值極貴 每重一兩 須法國銀三萬七
千七百九十六佛郎克 的合華銀一萬七千餘兩

◎借潮運機

天地閒力量最大之物 無過於氣 水爲氣之所積 水能
化氣 故水的力量 也能運動世界 改變萬物 近來機
器 除用汽鍋外 或用風力 或用電力 或用太陽的光
力 種種不一 但都及用水力 最現成 最省事 我
中國農家 千年以前 已知運用水力 如水舂水碓之類
人只是墨守舊法 不能推廣 所以毫無進步 現在英國

人只想了箇新法 借潮

水的力量 運動機器

以英國芬地灣潮水 最

爲合用 潮漲至退盡

水差至四十英尺 灣內

容水池面 有四百方英

里 灣口闊三英里 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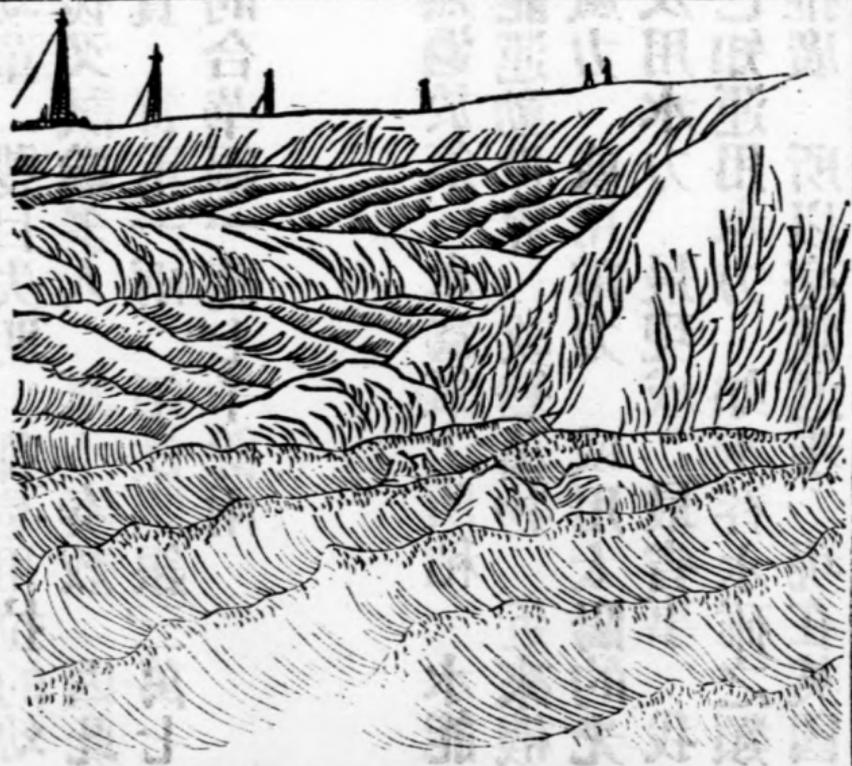
築隄全收水力 每日可

得二萬萬匹馬力 我中

國各海口 都有潮水

浙江的潮 水力尤猛

若能運用 利當無窮



普通植物

(四七) 胡枝子 雙子葉類

胡枝子亦名荻 係木本

產中國日本等處 叢

生山野中 移種庭園

夏秋之交開花 艷麗可

供賞玩 結實類蜂媒

結莢形如豆 故日本人

歸入荳科 枝莖最繁

可以結籬 其葉可爲肥

料 爲園圃內有用之品



(四七) 漆樹 雙子葉類

漆樹產溫帶地方 熱帶地亦
能種植 惟寒帶則少有 亞
洲除中國外 日本印度安南
等處皆有 爲土產大宗 樹
身不甚高大 有雌有雄 春
夏間開淡綠色花 雌樹結實
中國安徽浙江雲貴 及兩
廣川鄂等省 均爲產漆之地
每年運售外洋 得價五六
百萬兩 生漆有毒 人聞其



臭味 或生漆瘡 徧身發癢 如疹子一般 取檜木片煮水 常常洗滌 可以速愈

(四九) 桑 雙子葉類

桑的種類不一 有湖桑 有山桑 在農產中 其利最厚 中國上古時 即講求栽種 取葉飼蠶 爲衣服的本源 所以農桑並稱 爲農家必須種植之品 禹貢所載 和 詩經所詠 中原之地 大都無地無桑 晉唐以後 中原 喪亂 民多流亡 農產林業 蕩然無存 以致黃河以北 各省 蠶桑之業 不能復舊 歷年既久 荒廢愈甚 竟 漸漸的把種植之法 都失傳了 現在蠶桑最盛之地 除 江浙兩省外 惟四川河南山東三省 民間尙知種桑 貴



州本無蠶桑 自山東陳公做
遵義知府 教民種桑 由山
東聘請農師 前往教導 方
漸漸的通行 現在貴州綢
徧行各省 貴州全省 地瘠
民貧 獨遵義一府 最稱富
饒 就是種桑的好處 但是
山東四川等處 山桑居多
只能飼養山蠶 所出的絲
不及湖絲遠甚 所以論桑的
種類 以湖桑爲最佳 湖桑
產浙江湖州嘉興杭州 及太

湖相近的地方 樹身不甚高大 第一年插秧 第二年栽
接 第三年把中幹截去 便歧而爲二 以後每年歧生兩
枝 由四而八 由八而十六 至三十二爲止 以後隨茁
隨剪 便成桑拳 如培養得法 每桑一株 可收葉百餘
斤 近年疊奉○○諭旨 整頓農桑 各省督撫 都派員
赴浙江購買桑秧 發給民間栽種 但總不能得法 成效
不多 十餘年來 日本蠶業大興 種桑養蠶 都用新法
所以進步極速 若不寔事求是 設立蠶桑學堂 令民
閒都深明其理 雖多購桑秧 給民栽種 也是徒勞 不
如廣種山桑 還有薄利可收 要說桑的利益 不但是育
蠶一宗 春開嫩葉飼蠶 秋後枯葉 可喂牲畜 桑甚可
以釀酒 也可充飢 桑皮可以做紙 桑條可作薪 其灰

淋水 可以熬絨 老樹之幹 可中木材 大約種桑一株
三五年後 每年可得利一金 林業的厚利 無出其右

(五十) 棉 雙子葉類

棉有木棉草棉兩種 木棉產福建廣東等省 係合抱大樹
出產無多 各處通行的 只草棉一種 每年春季下種
夏季開花 秋季結實 花有淡紅色 白色 黃色類種
又有紫色的 結棉亦是紫色 在宋以前 中國尚無此
種 所以絲絹之外 只有苧麻布 爲冬夏常用之服 後
來由印度傳來棉種 數百年間 通行南北 爲農產大宗
近日洋棉洋布盛行內地 中國棉布 銷路幾絕 非考
究種植之法 令棉質改良 恐將來這項利益 要被外洋



(五一) 杉樹 松柏類

杉樹 生長最速 宜種向陽山地 十餘年後 便中屋材

奪盡 現在南通州地方 由
 美國購來棉種 照法培植
 所出的棉 也合洋棉一樣
 如能將此法推廣 再考究紡
 織的機器 庶幾利源可保
 ○按種棉宜沙土地 凡近河
 濱海之區 合地有沙性 不
 宜五穀者 均可種棉



其幹直上 高至數
丈 不稍彎曲 能堪
棟梁之選 枝葉長青
經霜不彫 春夏間
開花 結子落入地中
次年即生小杉 其
皮堅緻 日本人取以
作房屋之頂 也可爲
日用器皿之料

時聞

◎整理街道

街道是國民公共的地土 最要整齊潔淨 方是全國人民體面 若是穢污狼藉 便是野蠻行徑 因此各國政法極重平治道路 行人往來 都有定章 車馬停放 都有定地 不但 不准沿街便溺 就是潑一盆水 吐一口痰 都要受罰的 爲的是通國人





民 彼此往來 全仗著道路
交通 要是污穢阻塞 高下
不平 行道載貨 都不方便
於交通之道 大有妨碍
况穢氣薰蒸 容易受病 所
以街道兩邊 必要有溝 流
洩穢水 溝上必要種樹 遮
蔽日光 街道地土 不致乾
燥 種種便利的法子 另有
專書 名爲路政 我中華秦
漢以前 路政也甚講究 道
旁必栽蔭木 設有專官管理

與現在西國章程也相彷彿
自秦始皇混一天下地
廣民衆與朝廷相離太遠
便漸漸的照顧不過來了以
致一切便民善政聽民間自
便不復過問兼之教育不
興民無公德人顧其私
把公衆的事都推開不管
便有那下流的人任意作踐
沿路便溺積成現在這箇
風俗習慣使成自然要沒
有外洋各國比較幾疑爲是





應該如此的 不知古人的路
政 原是井井有條 如今國
家舉行警察 首先籌款 修
理京城道路 各處大街小巷
都分段落 派巡捕稽查
遇見有沿街便溺的 便要拘
拿究辦 輕則罰錢 重則枷
號 前月連枷了好幾箇 在
大街示衆 都是在街上大小
便的 總之此事 於通國百
姓的顏面攸關 要全仗著壓
派 便已失了國民的體統

學生們讀書明理 事事要學明 一舉一動 都守規矩
凡公共之地 公共之物 格外要愛惜保護 方合公德
這街道不過是公共物的一端 若任意作踐毀傷 便是野
蠻行爲 被人恥笑 願看報的學生 都明白此理 並能
勸化愚民 叫大家知道 便更好了

◎火車渡河

蘆漢鐵路的工程 北頭從京城起 已修到了河南彰德府
南頭從漢口起 已修到了河南許州 中間沒有修的
已不過五六百里 今年秋天 必可告成 爲難的就是這
條黃河 黃河從陝西入河南 由西而東 一千餘里 纔
入山東境 從利津縣入海 在河南境的 恰恰橫在鐵路

當中 是萬萬飛繞不過的
從前打算從孟津地方 建造
鐵橋 怎奈河底盡是流沙
雖河在孟津 兩岸有山 橋
基可以生根 無如中寬有四
五里 不能懸空 若要打樁
釘柱 不是被水沖去 即是
被沙移開 想盡方法 終是
不妥 還有一層 是怕橋梁
阻住水勢 上游不免潰決
所以河南巡撫察看覆奏 說
這橋是斷不能造的 只能用



渡船排成浮橋 但是這浮橋 危險非凡 也非一勞永逸
之計 現有人想了箇妙法 是仿照英法交界 海底鐵路
作法 直從河底穿過 用極大鐵管 透過河底地下 鐵
軌即鋪在管內 像城洞一般 這箇作法 不但穩妥 還
可省費 想不久便能動工 鐵路過河 可不必愁了

◎日僧傳教

近來教案 層出不窮 每出一案 輕則賠款抵命 重則
割地開埠 二三十年以來 所賠銀錢以萬萬計 所抵性
命以千萬計 所失的地土 以數千數百里計 但尙爲有
數可稽 還有限制 獨是因爲教案 地方的官吏須聽洋
人的命令掉換 是侵我國用人之權 犯人的罪名須照洋



人的意思定擬 是侵我國行
法之權 至於因教案勒索租
地 要求口岸 則是我國治
法行政各權 無一不被彼侵
奪 一次侵權 後援爲例
一國侵權 他國仿效 日久
月長 非將中國所有權利
盡入外人之手不止 思量到
此 能不寒心 但洋人來華
傳教的初意 也斷乎想不到
此 這都由我國官吏 辦理
失當 以致於此 從前傳教

的人 只英美法德等國 所
傳的教 只耶穌天主兩種
已是糾纏不清 那知同洲的
日本國 向來稱是同文同種
的 也看出傳教甜頭 今年
二月間 也派一個和尚 名
叫管真海 先到福建廈門
後又到廣東汕頭地方傳教
便有潮州人陳若茲等 作他
的走狗 到處招徠 遠近愚
民 大爲闐動 不半月的工
夫 招引了有千數人 捐了



幾千銀圓 事爲兩廣總督聞知 立飭洋務局 扎行澄海
知縣杜夔元查辦 杜知縣雖是親往查察 卻也不敢驅逐
他 親自拜會 說了許多好話 勸他仍回廈門 不知廈
門也是中國地方 只不在廣東境內 廣東的官 便不管
了 中國能員 大都如此

◎布衣無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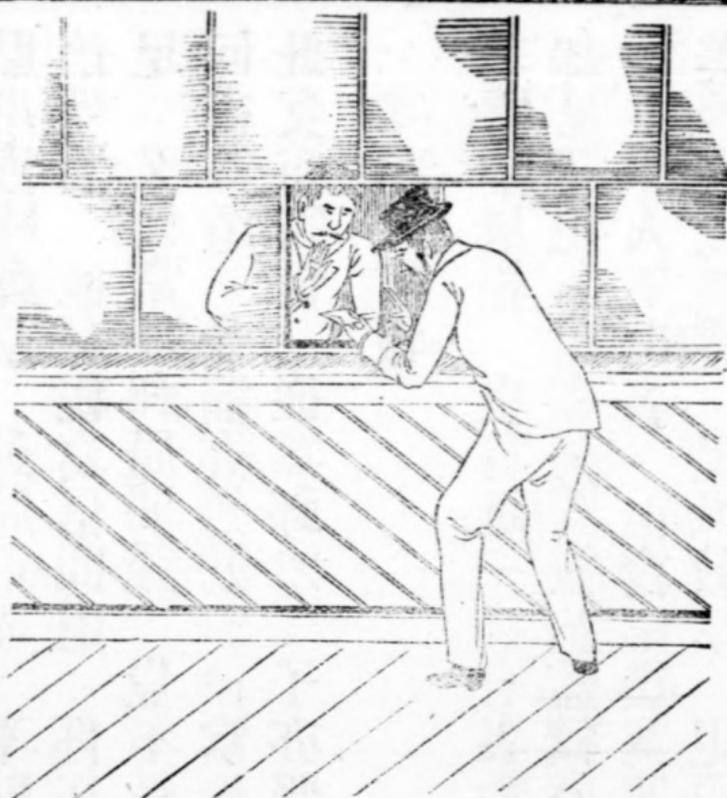
署兩廣總督岑春暄 出了一張告示 准士民上書 指陳
時勢得失 原是箇善政 不想這箇門路一開 就有許多
人借此鑽營 官場謀差謀缺 幕友謀館謀乾脩 地方紳
士 或挾仇謀害他人 或營私謀害地方 牛鬼蛇神 種
種醜態 竟沒有一箇能指陳利病 營謀國民同益的 有

一箇姓甯的 自稱爲布衣 上了箇稟帖 專是頌揚制台
功德 腐詞濫調 滿紙頌揚 沒有一字說到正事 岑制
台痛恨之極 親手批道 來呈閱悉 查部民無故赴上司
衙門 稱揚有司德政 已屬不合 另撰一頌 推美本部
堂 滿紙諛詞 殊堪詫笑 方今時勢艱難 民生困弊
萑苻未靖 搶劫時聞 本部堂德薄能鮮 無術以鎮撫戡
定 但叢愆尤 畧無稱述 至於崇實惡諛 出於素性
官場賀年賀節 聯四儷六之文 嘗屢飭不准襲用 不謂
岸然自稱爲布衣之人 乃竟蹈此獻諛陋習 顧名思義
其辱布衣之名 不亦甚乎 如此不知自愛 本在不可與
言之列 惟既欲藉一無謂之頌詞 以博本部堂之歡心
其積慮或即視此爲進身階梯 若非明白批示 則效尤者

將以上書爲終南捷徑 實大失本部堂准士民上書之本意
矣 自示以後 無論何項人等 再不得無故上書諛頌
希圖倖進 以端風氣 而養廉恥切切 可知民智未開
既無公德 又無遠謀 雖有善政 亦是徒然



各國新聞



◎二倍郵費

前年俄國出令 壓制芬
蘭人 芬蘭人大爲不平
無力相抗 只得心中
怨恨 有一名苦學生
不甘受俄國壓制 投到
英國學堂讀書 苦學生
的父親 更是一位有思
想的人 每見俄國的東
西 便要憤氣填胸 所
以給他兒子寄信 從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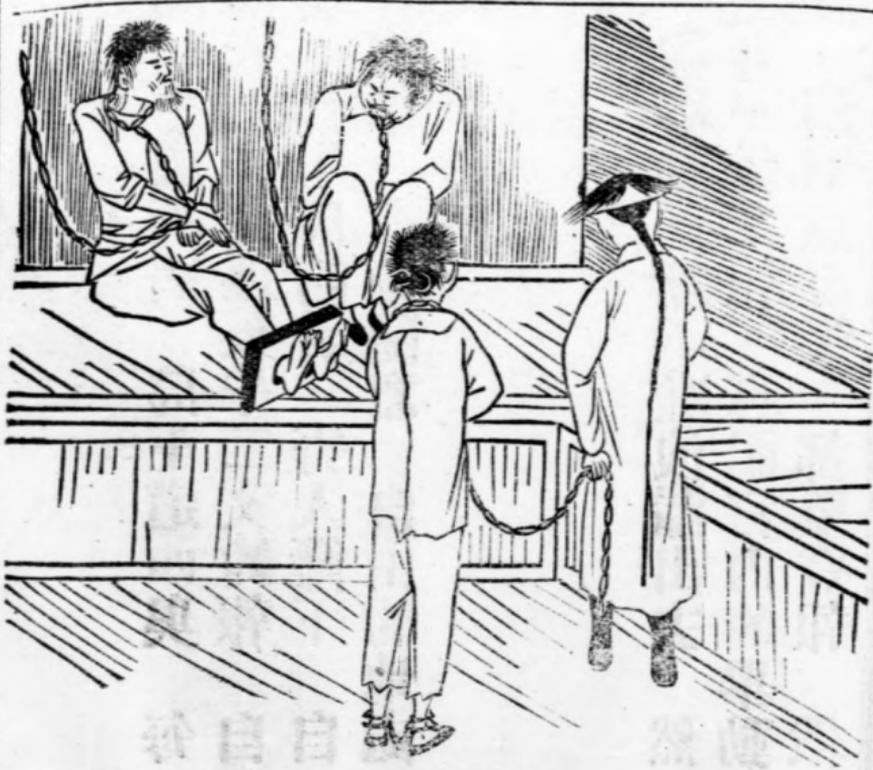
貼用俄國郵票 郵局章程 不貼郵票的信 收信人須加倍受罰 他父親寫信問道 你在英國留學 學費本就不足 又要常被郵局罰錢 豈不是因我受累了麼 他兒子回書答道 受罰亦無妨 日當儉省度日 擲節此費 因此父每寄信 從無郵票 子亦照例每次受罰

◎罪人出報

美國福星報 也算是一種有名的報了 這報的主筆人却是罪犯 出在美國紐約監獄裏 撰述編訂 都是罪人主筆人不出名 但寫第幾號罪人等字

美國文化最盛 民風敦厚 犯罪的人本少 犯了罪還有心思作報 足見文化大興 全國人民 必定沒有不識字

的了 國有罪人 原來
 可恥 罪人出報 不可
 恥 甚可榮
 試看下面的圖 乃是我
 們中國監獄 那種鳩形
 垢面 真是活地獄 此
 等犯人 大半是饑寒所
 迫 不必說作報 但求
 認識幾個字 也就難得
 的很了 學生們立定志
 向 總要想法子開民智
 民智既開 罪犯必少



◎牛王主筆

南洋牛西蘭島 初屬荷蘭 今屬英國 島王道西奧 每
日治理政事 得有閒空功夫 便撰述英牛二文約報 自
己主筆 對人談笑時說道 作牛島的君 寄人籬下 自
由的地處很少 作君又作主筆 言論隨意 自由的地處
卻很多

◎俄皇主筆

俄國的君權極大 宮內一切舉動 斷不准洩漏出去 然
有一事 令人不解 俄國有一種京報 專記宮內的舉動
瑣碎細事 登載的很詳 連隨意說笑 都要登報 俄



皇自己主筆 精心撰錄 其
是好看 然這一種觀 只准
親信的人看 稍微疏遠些的
萬不能入目 倘若洩漏了
消息 或是被人偷看 必定
犯俄皇的忌 甚至有 禍臨
身 所以民間從不知宮內情
形 既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為
這兩句話 俄皇還未懂得
怕人知道的事 終究瞞不住
人

◎放生害生

印度國人 多奉波羅門教 波羅門是佛教一派 現在佛教雖然衰敗 印度人還是迷心不悟 並非佛教不善 他們所信的 亦不是佛教的真傳 所以佛教行不開 近來有一樁可笑的事 衆位聽聽 大可醒悟 佛戒殺生 本有深意 後來的人 專在外面皮兒上作事 遇著了活動東西 不論好歹 一概不敢傷害他 都信那放生戒殺爲獨一無二的美德 說到這裏 不會聽話的 算是我們勸人爲惡 我們也不必分辯 最可笑的事 因放生反害生 印度人如此 中國人亦未嘗不如此

究竟是怎樣的可笑呢 印度
地方 毒蟲猛獸 常常傷人
每年被害的人 約有二萬
數千名之多 英國人管理此
地 不忍由他們受禍 出令
懸賞 能捕獲來的 必有重
賞 到後來愈賞愈多 不解
何故 仔細考察 敢是有專
作這行生意的 偷偷的養著
毒猛之物 以備領賞 這種
人性 見了財便忘了佛 害
生的人 原來就是放生的人





◎綠十字會

紅十字會 創自瑞典國 專
爲救恤戰陣受傷的兵士 各
國君相 無不入會 每年捐
款至數千萬 故名爲萬紅
十字會 已 紀前報 現在
各國又另創一會 係專爲保
護婦女 並調察各種女工
名綠十字會 與紅十字會並
行 凡婦女受人欺陵 及有
意外危險之事 會中應有救
援保全之責

◎生國旗

美國兌木印府學堂 有箇女
教師 忽想了箇新鮮主意
在學生開運動會的時候 在
運動場上 預設一箇十三級
的坐位 一層一層 如樓梯
一般 卻是箇長方的形式
選一般高矮的學生 令穿紅
衣的 坐在最上一層 穿白
衣的 坐在第二層 底下
一層紅 一層白 相間而坐



獨空出上面右邊一角 令穿藍衣的學生列坐 每人手中
拿一個白紙製成的星形 遠遠望去 儼然是一面聯邦
民主國的大旗 統共須用男女學生二千五百人

◎幸福學校

近來西國哲學大家 推究生人之理 無非以幸福爲歸
何謂幸福呢 如一人之身 居必求安 食必求飽 行動
一切 務避其危險而求安康 有一人之幸福 有一家之
幸福 有一羣之幸福 如有碍一人之幸福 而有益於一
家幸福 甯捨一人而就一家 有碍於一家之幸福 而有
益於一群 甯捨一家而就一群 凡刑罰法律等類 豈不
有碍一人一家之幸福 無如沒有法律 奸宄橫行 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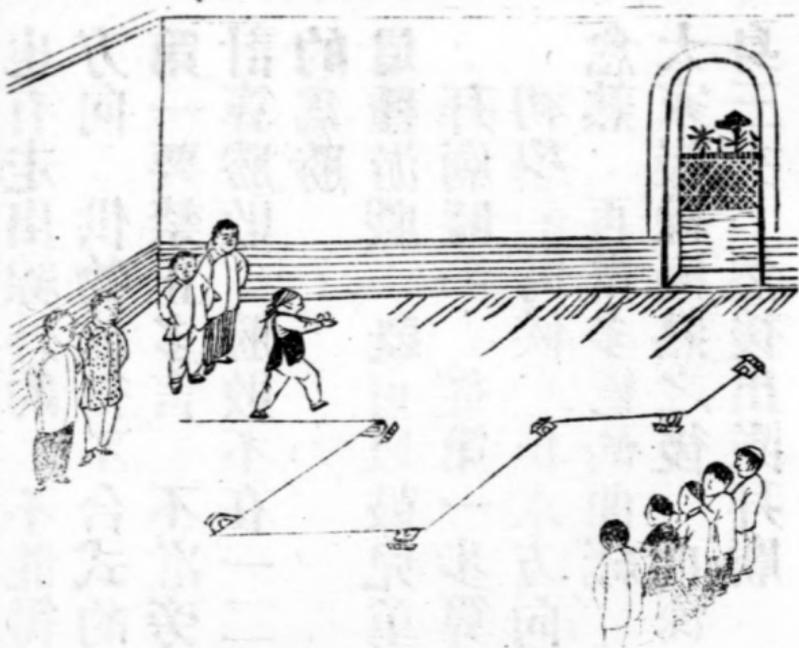


碍於一羣 所以甯捨一人一
家 必要盡法懲治 以全一
羣之幸福 聖賢之垂教 國
家之行政 道德褒賞 惡賊
誅戮 或防以虛名 或警以
實事 無非是保全羣治 圖
謀幸福起見 不過有大小遠
近之分 庸人辨別不清 專
圖一己之幸福 便不顧其他
以致窄碍難行 甚或求福
得禍 這都是不明幸福真理
的緣故 現在法國京城 創

立一種學校 專講究人生幸福之理 就名爲幸福學校
校中又出一種月報 譯其命名之意 爲正經生活 蓋人
一身所求 無非在此 所以稱之爲正經生活 可見文明
日進 將來一切危險之事 如戰鬥爭訟之類 自可漸漸
減少 合全地球的人 都是和親康樂 就是孔子所說的
大同之世了



遊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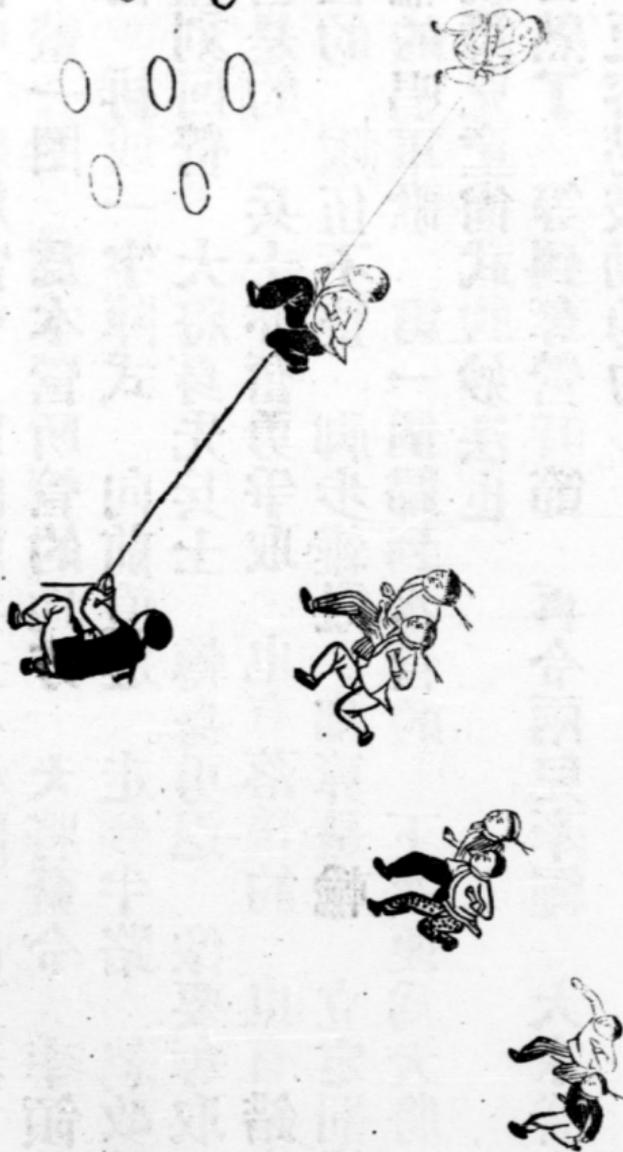
◎盲人拜廟

此法最爲有趣 把人數分
爲兩隊 先在地上畫曲線
曲線轉灣處 畫寺廟殿
座 在兩隊裏頭 先派令
一人出隊 用手巾蒙住眼
睛 雙手捧著供物 或木
球 或果品 不拘何物
兩隊不得一樣 出隊之
後 必須在曲線上行走
走到廟前 便把供物放下

也有走出線外的 不能得寺廟的方向 也有能得寺廟的方向 供物放得不合式的 種種情形 今人好笑 第一要禁止多言 不准旁人指引 等待兩隊走完 然後計算勝敗 勝敗不在一二入 全隊供物 放得對方向多的爲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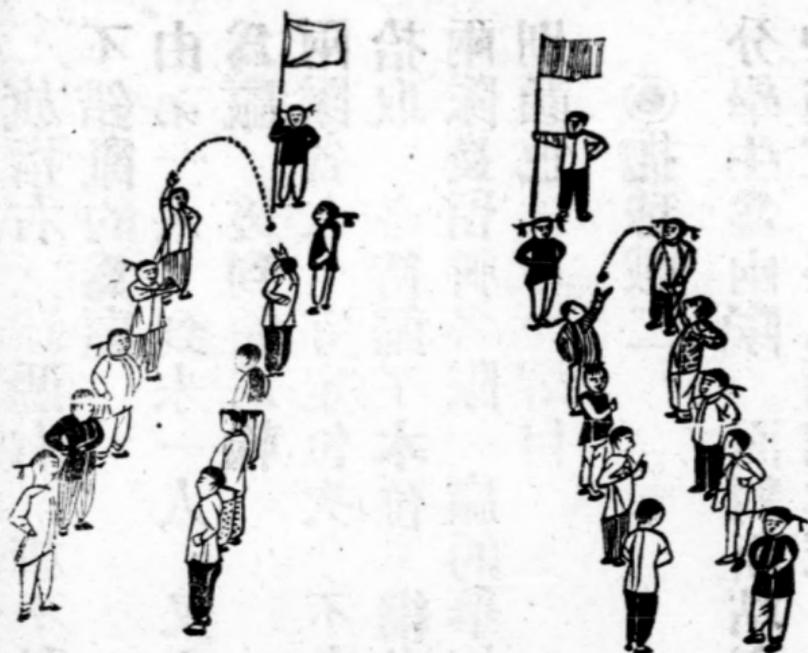
這種游戲 既可以鼓兒童的興會 又可以定兒童的心氣 拜廟時節 從第一步算起 必須測準部位 方不錯亂 初學的時候 但求方向不誤 可畫簡便的曲綫 愈練愈熟 再畫多彎的曲綫 大家操練極熟之後 再添一個法子 蒙住眼睛 先令轉身三次 然後出隊拜廟

◎大將奪營



遊戲法 大將奪營

前面的圖 一人爲大將 餘都爲兵士 大將同兵士 各立營中 將居當中 周圍居兵士 相離不出三步 每人脚下畫一圈 爲本營所管的地方 大將發令 率領兵士出營 排成一字陣式 向前直進 走到半路 忽改號令 立刻回營 大將身先兵士 轉身勇退 像要奪取一兵的營是的 兵士亦奮勇爭取 也有落後的 也有錯立了地位的 隊伍不整 脚步雜亂 都算是輸 立定罰規 叫輸的唱軍歌 第一個歸到本營的 下次便爲大將 此乃鼓舞兒童尙武的妙法也 鍊習熟了 等到奪營時節 再令兩兒牽繩 大家聳身跳過 更容易鼓動勇力



◎拋球戲一

分人數爲兩隊 各隊第
一人 手中的球 拋遞
第二人 由第二人遞第
三人 再由第三人遞第四
人 挨著次序 遞到末
一人 然後倒轉遞回
練習的極熟 但見球在
空中飛舞 往來如梭
另派兩人爲隊長 各執
一旗 旗指左 球遞左

旗指右 球遞右 旗不動 球亦不動 錯亂的算輸
不錯亂的爲贏

由弟一人 到末一人 又由末一人 到第一人 先到的
爲贏 後到的爲輸

兩隊各人 守定位次 不准擅離 若是因球落地 出位

拾取 必待歸了本位 纔准拋遞

兩隊長留神各隊 贏的舉旗示勝 一赤旗 一白旗 分

別顏色 以便醒目

●拋球戲二

分學生爲兩隊 面對面站齊 每隊裏頭 派出一人 居
中並立 各人面向本隊 一人立在隊外 如兵官的樣子

手執令旗

兩隊居中二人 手拿木球
或用皮球 兵官發令 中二
人把球拋起 遞給本隊第一
人 第一人拋還 中二人再
把球拋起 遞給本隊第二人
第二人亦照前拋還 挨著
次序遞去 最後的人 把球
拋出 中二人接球 趕緊繞
出隊外 各從各隊背後分走
捧球奔至兵官處 先到的
爲贏 後到的爲輸





◎三人管帳

一童穩坐 兩手縮入胸前
背後藏二人 借右邊人的右手
從右袖伸出 借左邊人的左手
從左袖伸出 彷彿
是自己的手一樣

面前擺著算盤筆硯 作為管

帳的先生 許多兒童 前來

買物 買罷要算 算罷要開

帳 取貨物 打算盤 磨墨

裁紙 寫帳 兩手忙亂

往往不聽使喚 十分可笑

作管帳的人 衣袖必須寬大 背後的人 衣袖必須窄小

如若不然 裝做的神氣便不像

買物客人 和管帳先生 遠遠對坐 先來一客買罷 再

來一客問價 不可擁擠喧嚷

◎學習偵探

偵探這個名目 外國看得很重 本是訪察民間隱情 防
人作惡的意思 無論怎樣疑難的事 遇著了會偵探的
沒有破不了的案 這也算是一門學問 並非隨便就能辦
理的 所以兒童遊戲時 亦可以教導此法
叫許多兒童環立 大家唱歌 一人立在當中 不必作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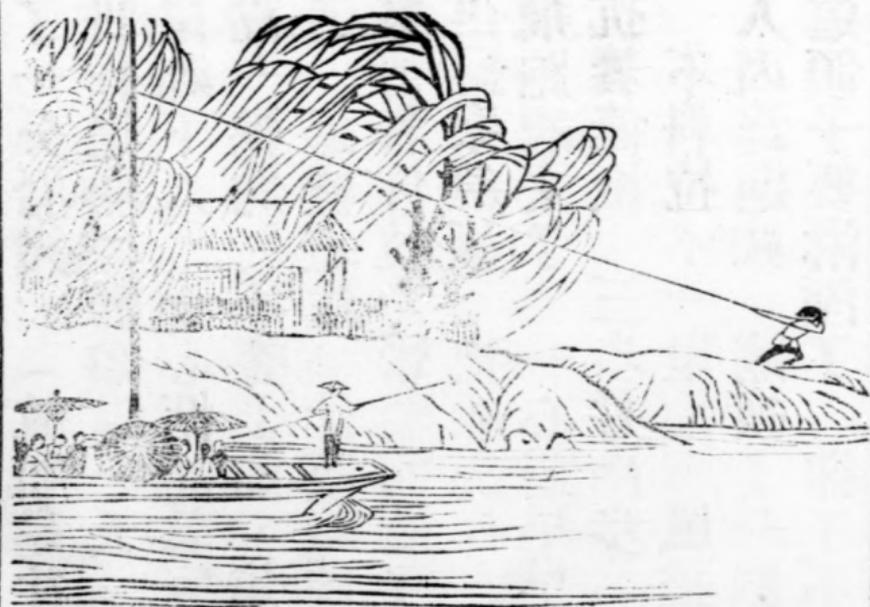


一童手拿指環或用別物亦可密
密的遞給旁邊的人 這人再
遞下去 連次傳遞幾人 未
經遞到的 也要裝傳遞的樣
子 中立人作為偵探 等到
歌聲停止 便要指出物在誰
手 捉住採取 探著了的
就罰被捉的作偵探 三次探
不著 更有罰
學習此法 要注意各人的動
靜 第一次探不著 可以看
明 物歸原主 再令學習

笑林

◎弄巧成拙

有一箇鄉下人 爲人處處
精細 不肯妄費一錢 由
鄉到城 來回有五十里
總是步行 有一天進城
買了一口鐵鍋 心想背了
這口鍋 走這幾十里地覺
著很累 若是搭船 只花
一箇人的船價 那口鍋可
以明光 不必花錢 主意



已定 便趁搭本鄉航船 付了一分船錢 (航船是往來
兩地 專搭客載貨的 北方叫作集船) 那知這一天 偏
偏遇著頂風 船走得狠慢 這鄉下人 一心惦記著家事
恨不得一刻就到 看見一篙一櫓的 不能上前 焦急
得冒出火來 便對管船的說道 這樣走法 什麼時候可
以到家 不如支上緯桅 我來幫著你拉 管船的聽了
感激得狠 立刻支上桅 取出繩索緯板 把船靠岸 鄉
下人一脚跳上 接過緯板 飛跑的去了 一心想早到
家 彎著腰背著手 把右肩抗著緯板 三步并兩步 忘
命拉去 果然比先前快多了 不料拉不一里地 風雖小
了些 又下起雨來 那鄉下人因為進城 剛換了一個新
領子 心想棉襖倒不打緊 這領子要淋溼了 卻了不得



若要回到船上 又怕不能
能早到 左思右想 忽得一箇妙法
連忙回頭叫喊 靠船 管船的以爲他要上
船 便把船靠岸 他一面收繩
一面望回走到船邊 卻不上船
向管船約說道 你把我這口鍋遞給我
管船的便把鍋給他 他拿鍋頂在頭上
當箇雨傘 又拉著緯飛跑的去
了 一直拉到本鄉 方纔交還

緯板 頂著鍋回家去了 剛進家門 他女人見他淋得爛
溼 累得喘氣 問他爲何 他說今兒搭船 遇著頂風
要不是我拚命的拉緯 管保天黑也到不了 女人說 你
不拉緯 單身走著 不更快麼 這句話把他提醒 方纔
明白 自己覺得可笑 這就叫圖佔便宜反喫了虧

◎忠厚太過

外州縣坐堂 以打爲先 那小板子 動著就是一千八百
因此就有一路人 專門替人挨打 替打一百 是多少
錢 有一個地保 因本境的錢糧 沒有交齊 料得必要
挨打 便掏五錢銀子 僱了一箇人應卯 上堂之後 問
不了三句話 果然便把簽筒撒下 把驚堂木一拍 喝聲

拖下去打 便有皂班壯
役 跑上來拖住辮髮
揪在地下 那知道行杖
的皂隸 合這地保有仇
那板子格外下得重
剛打了五十板 挨打的
便受不住 又打了三十
真是痛得鑽入心骨
再也熬不過去 沒奈何
只得偷偷的 把這五
錢銀子掏出 反過手遞
給皂隸 皂隸得了銀子





那手法便是不同板
子舉得更高 下得更快
打在肉上 卻絲毫不
疼 如同搔癢一般 那
挨打的舒服極了 打完
之後 出來看見地保
說感情的很 幸有你這
五錢銀子 不則怕要生
生的打死 挨了打反要
感激所替的人 這樣的
忠厚人 實在少有 你
說這是怎樣的理

◎觀察高見

有一位候補道 抱負不凡
以經濟自命 各上憲也
很賞識 倚賴他爲辦洋務
的帮手 因此到省之後
歷充要差 通省同寅 都
羨慕他是個紅人 要仰攀
他 這位觀察高日時艱
看上台籌款艱難 便上了
一個條陳 不知有多少條
都是籌款的妙法 其中



有一條 說是中國民間 近來都點煤油 每年不定銷多
少 要集在一塊 真是一筆鉅款 我們中國煤炭很多
要能想法 把烟煤硬煤 都熬煉成油 每年可得利無數
外國人見了這個條陳 都嚇了一跳 說中國的道台
真了不得 作報的才學淺陋 不懂這個道理 想看過本
報的小學生 必能明白

雜俎

◎美女生活

天生一箇人 不論男女 既有五官四肢 有靈魂 有思想 便當自己養活自己 方能立在上 俯仰自由 得生人的樂趣 要是不能自養 仰著他人過活 自己的生命 便懸在他人手掌之中 一舉一動 不能自主 雖然鮮衣美食 安居逸處 也無異籠中的禽鳥 耍戲的沐猴 徒供他人的玩好 於自己毫無趣味 我中國四萬萬人 女子居其一半 便應有兩萬萬 這兩萬萬裏頭 不能自養 須仰著男人過活的 倒有一萬九千萬 其餘一千萬女子 雖然自養 也是出於萬不

得已 或是命犯孤鸞 別
無倚靠 或是家貧如洗
無可安身 沒奈何自營衣
食 聊免凍餓 這類的人
除了生長田間 力能耕
種的婦女 雖是勞苦 尚
不失爲高尚的職業 其餘
無非是寄人籬下 供驅策
受唾罵 如同犬馬一般
已是不夠完全的人格
那下等污賤的 更不必說
了 因此男子之累愈重





一輩子筋疲力盡 都消磨在
妻孥衣食之中 更無餘力擔
當正事 今我國的民窮財盡
其原故實在乎此 試看歐
洲各國 合近今的日本 通
國婦女 無不各有職業 男
子的家累既輕 積有餘錢
自能購買各項的股份 所以
礦山鐵路 資本萬千 可以
一呼而集 地球上稱首富的
都說是美國 要知美國是
箇最重男女平權 最講究女

學的國 因通國的婦女
個個能自營生活 不但不
累著男人 還能幫著男人
興家立業 人人如此
家家如此 民焉得不富
國焉得不強 我中國的婦
女 也不是自己甘心廢棄
怎奈沒講過女學 不留
意衛生 以致心地窄狹
身體柔弱 再加以纏足的
陋習 牢不可破 以不出
閨門爲正理 以自營生活



爲賤流 雖有自治的才能 獨立的志意 也被這風俗
所拘 淹沒了一生 不幸夫亡子幼 倚靠無人 含辛
茹苦 更無一條活路可走 因此飲恨而死的 不知有
多少人 豈不可憐 豈不可歎 特地把美國女子的營
生活計 略舉數則 有志自立的女子 大家聽著

(一) 圖書館的司事

美國各城鎮 都有圖書館 館中收藏各種圖書書籍 人
人可以進內觀看 以長學問 圖書之收藏出入 都得有
人經理 這經理的人 大概都用婦女 凡略通文理 在
家學畢業的女子 都可任此等職業 每年可得俸金八百
圓 或一千四百圓 並可借此與書籍相近 往往在圖書
館數年 竟能賽過大學的畢業生 所以謀得此事的 爲

衆人所羨慕 可稱爲最清高的職業



(三) 雜貨商

美國有一種店鋪 出售日
用必須之物 資本甚大
物品極多 凡整理貨物
酬應買客 也都用婦女
任此職的 也由學校出身
能修理衣帽 彈染絲絹
及各種的手藝 並熟悉
各物的製法用法 買客見
問 必能對答如流 所以
俸金最爲豐厚



（三）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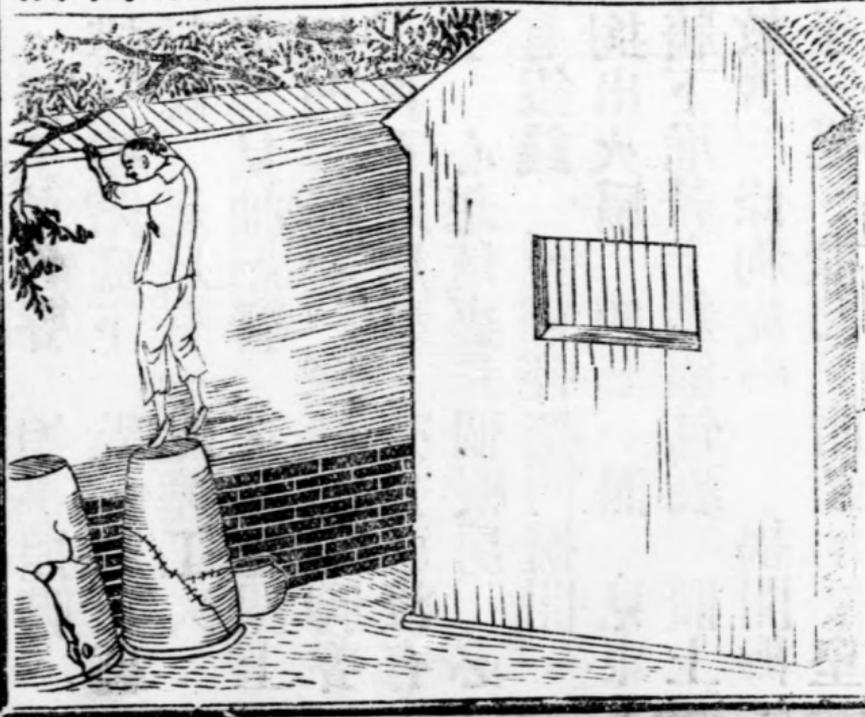
凡紳富大家 和各商
 號 都須用書記 記
 錄出入的帳目 鈔寫
 往來的信件 也都是
 用婦女充當 這書記
 一件 分爲兩類 一
 類名爲速記 專記日
 用之件 學此法的
 約須一年工夫 方能
 成就 一類名爲活字
 記 係用鉛字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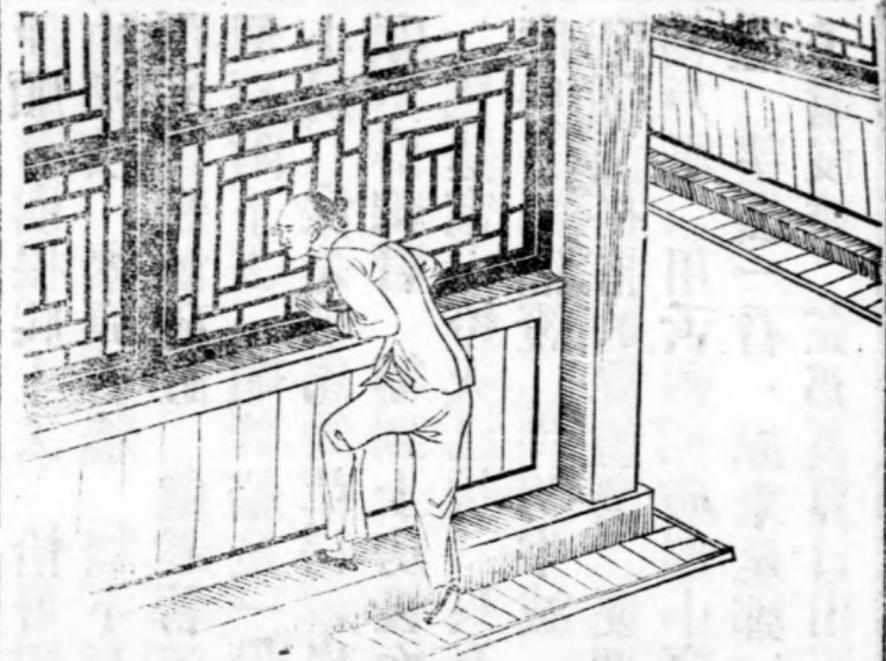
另有寫字機器 但用
手指頭 照著字母按去
凡寫信寫帳 都可以
用此活字機器 比用筆
要快好幾倍 但非學習
精熟 易多錯誤 所以
任此事的 俸金多少
不能一樣 須按手藝的
高下而定

(未完)



便順著樹根爬上去 恰好樹
的橫枝 緊靠著牆 牆下有
覆堆著幾箇破缸 就趁著這
個臺階下去 順著牆是一帶
小房 像是喂馬的草房 也
顧不得細看 轉到上房後面
見樓窗內燈火已熄 只有
廂房一個油燈 半明半滅
聽滴滴搭搭的算盤響 便把
窗戶紙 用舌頭舐破個小窟
窿 望裏一看 原來是鄭翁
子還沒睡 在那裏算日用帳





便不敢作聲 捏手捏脚
摸到臺階底下 縮在牆角裏
靜候 足足有一點鐘工夫
方聽見抽屜響 又聽見關上
櫃門 隨後一陣樓梯上脚聲
再看廂房裏 亮光已沒有
了 心想這裏是個帳房 必
有銀錢 便輕輕把門撥開
掏出火扇 四面一照 見東
牆下堆著十幾個包裹 櫃上
放著一條狗皮褥子 揭開褥
子一摸 櫃門是暗鎖的 堅

實的很 無法弄開 恰好在
帳桌底下 摸著了一個插帳
條的鐵簽 便把他拔起 彎
了個螳螂頭 想探開那個暗
鎖 不想手太重了 把鐵簽
撞在一個茶杯上 鏘琅一聲
摔個粉碎 樓上人聽見響聲
便連聲的喊問 嚇得阿么
也不敢再開櫃門 把狗皮
褥子一捲 又背了兩個包裹
溜出廂房門 便走原路
回到後門 先把包裹從牆上





扔出 然後仍從破缸爬上牆
頭 攀著樹枝 就溜了下來
鍾承祖正等的心焦 坐在
樹根上瞌睡 阿么頭一個包
袱扔出 不左不右 正打在
他腦袋頂上 差一點把頭頸
骨打折 又不敢喊疼 剛剛
立起身 第二個包袱又打下
來 正跌了個倒栽葱 他索
性躺在地下 再等第三個包
袱 那知便沒有了 阿么已
氣喘吁吁的下來 鍾承祖連

忙把鞋遞過 阿么坐在地下
息了息力 穿上鞋 便合
鍾承祖 一人背了一包 向
大街後面飛跑 心想找個僻
靜地處分贖 可恨街上的野
狗 接二連三的 向屁股後
面緊追 整跑了有里半地
方到了一座五聖堂 是個有
屋無門的 兩個人便進去歇
脚 阿么喘了口氣 對鍾承
祖說道 眞累死我了 你倒
在外面自在 不知我在裏面





受多大的驚嚇 到現在心
口還是亂跳 鍾承祖道心跳
到還好受 我的頭頸 喫你
這一包裹 實在有點受不住
兩個人說說笑笑 心裏很
是高興 便把包袱放下 天
已漸漸發亮 想打開看看
到底是什麼寶貨 那知不打
開猶可 打開看時 把個盧
阿么 氣得兩眼直瞪 連連
說晦氣晦氣 鍾承祖還不明
白 急忙過來一看 原來包

袱裡面 沒有別的 盡是些破棉花套子 再打開那個包
裏一看 也是如此 可憐兩個人 辛苦了一夜 累得死
去活來 竟只弄了這兩包破爛貨 鍾承祖埋怨道 我的
老哥 您怎的不挑選挑選 就會把他混搬出來呢 阿么
啐道 呸 你這個笨貨 說得好現成話 我再要挑選
保管此刻已捆在大廳上 要送衙門去了 鍾承祖被他這
一啐 說得啞口無言 兩個人面面相觀 呆坐了半天
天色也大亮了 還是阿么想了個主意 說這棉花 雖是
不值錢 到底也有好幾十斤 多少可以賣幾文 強如在
這兒等捕快 一面說著 一面把包裹包上 仍舊一個人
一個 背出廟門 不敢望大街走 超小道走到河邊 找
了箇收買舊貨的客船 把兩個包袱 稱了一稱 共有一

百三十一筋 只能算十五箇
錢一筋 爭論了半天 居然
每筋算十八文 共賣了二千
三百五十八箇錢 又拿兩條
包袱 合那條皮褥子 到當
鋪當了一千二百文 整整忙
了一夜 肚子也餓得叫喚了
腿也酸得抬不動了 連忙
到昨兒那個飯店 打個中伙
那知店家剛剛開門 竈上
還沒有燒火 只得先把昨天
的帳算清 拿回衣服 跑到



茶館洗臉泡茶 買了幾個燒餅充饑 兩個人一面喝著茶
一面悄悄的商量 說這兩三串錢 那能夠兩個人的賭
本 該怎樣辦纔好 阿么道 一本也許萬利 倒不在本
錢多少 如今我們有錢 晁黑狗不能不讓我們進去 且
到那裏 看看風頭 再想法子 鍾承祖道 你的話很是
我們且找地方喫飯 便離了茶館 一徑到天和館 這
天和館是箇江西人開的 專作湯餅麪食 很有名 也
算數一數二的生意 現在老東家得了半身不遂 他兒子
管店 由著性嫖賭 把本錢也掏空了 阿么和他少東家
也是很投機的賭友 所以到這裏來照顧 可借此探探
昨天的局面 那知進門一問 少東家自昨晚出去 還沒
有回來 只好找個坐頭 要了些包子炒麪之類 將就飽

餐一頓 就一同到兒黑狗家裏 因天氣還早 賭客不多 沒有開場 鍾承祖和阿么商量 想兩個人合夥 推個小牌鬪 阿么也很願意 便掉開桌子 推起莊來 阿么先推 鍾承祖坐在旁邊開配 推了幾方 風頭很好 除本錢 贏着五六串錢 鍾承祖手癢不過 要坐下去推 阿么被纏不過 只得讓他 那知頭一下 就賠了個滿堂



紅不上兩方 連本帶利
輸了個乾淨 鍾承祖氣得眼
紅耳熱 既推不下去 又站
不起來 正在爲難的時候
被盧阿么一個耳刮打去 說
你這倒運鬼 那裏來的晦氣
輸的錢可算你一個人的
鍾承祖正沒處出火 趁這一
打 兩個人便揪起來 同賭
的人 便趁勢上前 混打混
搶 晁黑狗見事不好 急忙
上前喝住 兩個人方纔放手



晁黑狗替他們結算。除現錢輸完不算外，還應開配各門。共需九千六百文。盧阿么抵死不肯認帳。鍾承祖又是一個錢沒有。贏錢的人逼著向頭家要錢。晁黑狗道：「你們不要忙，誰贏了錢，不論多少，只管向着我要。但是一層現現不能開發，你們諸位且去喝碗茶。」晚上再說。衆人聽了晁黑狗的話，便一閃而散。只留着鍾盧兩箇人。晁黑狗道：「你們二人目前的帳，無論是算誰的，都還好辦。只是日子長了，我這裡也不能常常墊錢。要趕緊想箇法子纔好。」鍾承祖彷彿在醉夢裡一般，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還是盧阿么低着頭思想了半天，也是無法。晁黑狗道：「我倒有個法子，不知你們二位願意不願意？」鍾承祖聽說有法子，不覺得把精神一提。（未完）

北京

廠西門有正書局
廠甸維新書局
東安門萬茹書莊
隆福寺聚珍堂

山西

四隅頭福蘭堂
離縣寶雅堂
藩署清源館
晉 毅 館
清文官書局

保定

大華牌樓售報處
福興潤信局
鄉祠南李茂林

南京

明達書莊
東來書莊
中外報分館

天津

北馬路官書局
府東紫氣堂
同文仁記

常州

無錫務實學堂
申昌書室
務木女塾

上海

三橋址總報處
兩浙采辦書報處

山東

鍋店街文美齋
津埠各書坊
后宰門文美齋
小布政司街有容堂
又化劫堂

揚州

華瀛公社
馬王廟背唐報處
百化洲廣智書莊

江西

華瀛公社

福州

九彩園林先生

廈門

粗糖井徐宅

成都

桂王橋調書局
學道街二西山房

重慶

少年學社
廣益書局

武昌

文益書局

開封

總派報處
蘇店街秀文齋

衛輝

晉府街正大利信局
西大街李公館

陝西

太陽廟門高公館

廣州

牙象巷彭公館

汕頭

今日報館

奉天

大北門蘭茂厚局

錦州

各同報分館

近聞離京較遠各代派處竟將報價

增多有逾原價之半者於開通風氣

大生阻力代派處酬勞二成不為不

厚閱報諸君幸勿多付特此告白

○再者現時新訂郵章凡火車輪船

未通之處郵費加價多至數倍本報工

本較巨常年賠累亦難為繼從第七

期起內地各埠應加郵費若干本報必

當註明代派處不得藉口本館又白

(三等郵便物)

本報定價

劃一不貳

俱售大銀

圓槩不收

小銀圓現

銀交易照

當日市價

核算此白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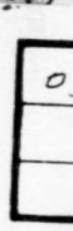


期

册

每
月
兩
期
出
版
望

本館設在北京五道廟



●火車未通處每期加郵費肆分●

皇皇

此册接續第一年十二册抵作十九册之下半卷

◎第二年每月上下兩册價例照舊概不拆售全年二十四册北京每月兩期(肆吊五百文)外埠每月兩期(六角五分)火車已通處郵費在內○第一年内預定報每月寄兩册爲一期如定至十九册者應繳第二年第七期上下兩册爲止其餘以次推算○第一年全年報十二册每份肆拾五吊外埠六元五角

告白價目

一頁 半頁

八圓 四圓

一行三十字起碼五角
常年告白另議

新出各省府名歌○每本實洋三分

硃印地輿稅本○童子描畫最易記認

○每百張乙角六分

彩印全球大勢模本○每本貳角

啓蒙畫報第二集第七期下冊 本館設在前門外五道廟

目錄

本國歷史

夏后時代

掌故識略

平回部紀

新物理

新出糖樹

鐵線造船

電燈花生

香微生物

萬國諸侯

求言泣罪

北京同學會寄贈

北京興亞學院圖書登錄番號
第 38473 號

煤炭製酒

玻璃鑽孔

雲霧芥土

香齋半博

普通植物

銓草

從

檜

竹

桐

白檀

時聞

聖容出洋

本民蔽難開

蒙王遊學

偷狗示衆

和尚維新

日人狡獪

各國新聞

商人愛國

踴躍輸將

君民一體

國民之光

作法自斃

君臣手足

祕社奇聞

妖怪談

鬼火

僵屍

走屍

神燈

觀音

五聖

雜俎

美女生活

小說

豬仔紀



◎第二 夏后時代

禹王受了舜的位 亦恐怕諸侯不服他 避讓舜的兒子商均 天下懷念禹王的功勞 不去奉那商均 然後禹纔登了大位 舜禹登位 都有這一番避讓 並不是世故太深 諸侯的權力 到了有虞的國末世 雖然衰弱 民族的主義 人人還橫在心頭 作大頭目的 若是出於勉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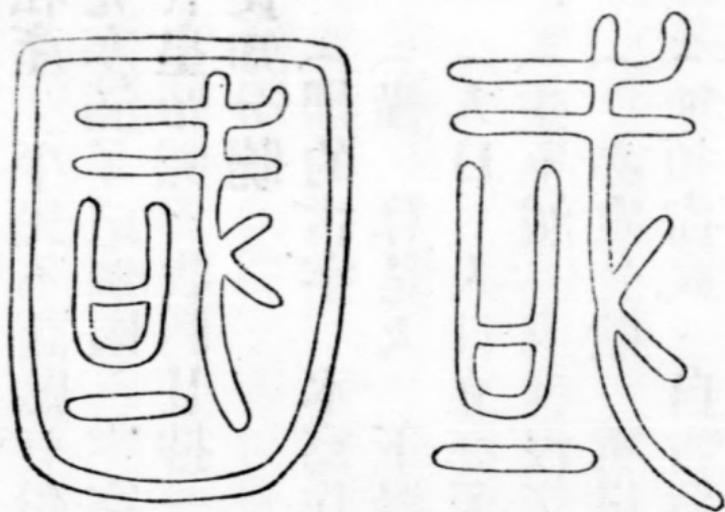


一定有些不便 借着避位 觀看天下的人心 人心悅服 一統的權力 自然而然的就張大了

禹爲天子 比舜不同 平日的功業 實實在在 被在百姓身上 一旦大權獨攬 作小頭目的 那一個敢不服從 所以南巡的時候 會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的有萬國

可見君權日大 一統的規模 已經是定而不可移了

塗山萬國 內中有一個倒逆鬼 名防風氏 來的稍晚了些 禹王大怒 竟自把他斬首 衆諸侯縮頭探腦 莫敢作聲 此時禹王的威權 固然不小 倘若不是服從的人多 亦難保不激成變亂 老實說罷 當時的人民 沒有經過兵戈之患 都信是有了大頭目的好處 何況乎治水土的禹王 功高權重 有些過舉 自然也就顯不出來了



◎萬國諸侯

夏朝的疆土 較比上古時候
自然是寬闊多了 細細的
考查 究竟出不了黃河長江
一帶 前段所說的萬國諸侯
不過是各地方的小頭目
可比不了現在的全球萬國
那樣四海交通
各地方的小頭目 怎麼亦可
以叫國呢 哈哈 問道這裏
我可有得說了 這個國字

的意思 大家糊裏糊塗 不求甚解 都以為國是皇帝的私產 平民不該應有份 那裏曉得 若果沒有平民 給充塞滿了這個國 空空蕩蕩 一大片曠野地 又向誰去作皇帝呢 我們且抄一段人家報的意思 請大眾看看 便知分曉

(國的古字 本寫作或 並沒有四外的方框 上邊一

橫 算是天 下邊一橫 算是地 當中口字 就是

(人口 人口立在天地當中 果真照著佛法所說 不

(生不滅 也就沒了事了 怎奈生齒日繁 不自保護

(必定受欺 所以旁邊又添了一個戈 爲了國民

(便須尚武 自古造字的時候 已經說明 後來人越

(多 國亦越繁 但可以分界的地方 彼此就算兩國



() 因此又套上一個方框 以
 () 清界限 禹時萬國 就是無
 () 數的小方框 那些小頭目
 () 一時都會在塗山 所以就稱
 () 爲萬國了 到了秦始皇 知
 () 道國界是最要緊的事 派蒙
 () 恬築造長城 簡直的把國字
 () 的形兒 畫在地上了 可惜
 () 他知其一 不知其二 既知道
 () 保守國界 又喜歡愚惑黔首
 () 黔黑也 黎民首 黑所以叫黔首 銷毀兵器
 () 鑄造金人 專用壓制手段

(以圖自私自利 始皇以後的國家 可真成了皇帝的
(私產了 相傳至今 無人道破)

閒話少叙 但說禹王的功勞 如此得民 後人追論起來
反派了他老子許多不是 這都是成敗論人 不知道當
時的苦心 試想四岳舉鯀治水 九載無功 帝堯也不派
人去替他 由着他去胡鬧 那還成甚麼政治呢 足見鯀
的才具非小 當時並沒有第二人 怎奈才大的心不細
眼中又無合式的人 可以約來幫助 獨斷獨行 自然就
要招忌 因此事不順手 勞而無功 所以前期報上說的
無心之過 死不瞑目 鯀如有知 亦當啞然大笑道
數千年下 有這種小孩子報 會來原諒我 亦可以算是
笑話了



這樣看起來 禹的事業 本
是家學淵源 不過因老子那
層失敗 格外留心 隨時改
變 鯀的法子 要多築隄防
把水攔住 逆了水性 所
以有泛濫之患 禹王痛心改
悔 順著水性平治 卻遵用
鯀的隄防 一路開通下去
孟子所說 水由地中行 治
水妙法 一言道破 禹王的
功勞 比他老子省事的多了
其實水的去路 還是鯀給

指明的呢 唉 成敗論人 最是讀書人的通病 學生們
生在今日 第一要破除這個成見
禹王父子 千辛萬苦 給中國平了水患 亞東大陸 這
纔興旺起來 如今的局面 最可危的又是中國 無形的
洪水 眼看着就要泛濫了 看報的學生 有志平此大患
早早要留心時務纔好

求言泣罪

禹王功勞雖大 卻是不敢自是 登位之後 製了幾件樂
器 擺在朝門 下了一道諭旨 說道 有教我以道的
你們便擊鼓 有諭我以義的 你們便撞鐘 告我以事
振鐸 語我以憂 擊磬 有甚麼不平 必要成訟的 可

◎平回部紀 續前冊

上冊說官兵糧絕 勢甚窘迫 不料敵兵又在黑水河上游
掘開陡口 引水沖灌大營 幸營地甚高 將軍命在低
處掘溝 盡把積水放出 敵兵又挑選槍隊 數百人爲一
排 連環轟擊 我兵都在樹林之下 掘地藏伏 不至受
傷 所有槍子 都打入樹上 我兵砍樹作薪 得鉛丸無
數 借此接濟軍火 從此營中 以掘濠築壘 爲防禦要
策 有一天將軍親督兵隊掘地 忽覺土脈極鬆 與尋常
不同 便命深深掘下 竟得窖粟無數 軍中得免飢餓
閤營歡呼慶賀 以爲天祐 因此被圍三個多月 全軍毫
無損傷 敵軍驚以爲神 大和卓木遣使來營 情願講和

兆將軍計算援兵將到 不
允其請 云必須把霍集占細
縛獻出 方能休兵 霍集占
見其兄與大營通信 心懷疑
懼 從此兄弟之間 大有猜
忌的意思 兆將軍既回覆大
和卓木 料和議必不能成
便飛檄副都統愛隆阿 星夜
趕赴阿克蘇 催取救兵 剛
到半道 便遇見靖逆將軍納
木札爾 只帶二百餘騎前進
愛隆阿因敵兵甚衆 勸其





暫駐 候後路兵到 會齊再
進 納木札爾不聽 仍舊督
隊前進 愛隆阿無可如何
只得奔赴阿克蘇 催取後路
兵馬 納木札爾走不上三天
果然遇著大隊敵兵 竟致
全軍覆沒 副督統富德駐紮
北路 探知黑水營危急的警
報 立刻點齊部下兵馬 拔
隊赴援 恰好繞調的索倫察
哈爾兵兩千 也由草地趕到
便合在一起 時值三九天

氣朔風凜冽 凍雲如墨

沿途遇著大雪 把沙漠之地

平鋪成白銀世界 彌望一

白也分不清路徑 幸虧前

隊兵士裡面 有新降的回目

熟悉地形 方能按著羅盤方

向 慢慢前進 到二十四年

正月初六 到呼爾滿地方

遇敵兵馬隊五千餘騎 因一

心赴黑水營救援 無心戀戰

且鬥且走 轉戰了四日四

夜 敵兵方纔退去 已入戈





壁之內 人馬乏水 嚼冰止渴 所有馬匹 因晝夜兼行 又加凍餓 天天倒斃 到得出了戈壁 已賸不了一半 軍士都是步行 騰出乘馬 馱負衣裝 正月初九 渡葉爾羌河 離黑水營 還有三百多里 已見敵營 密密排布 如繁星一般 不能前進 只得暫覓草地安營 那知敵兵愈聚愈衆 又漸漸的把大兵圍在垓心 與兆將軍

大營 彼此隔絕 聲息不能
相通 幾次差人出探 想赴
黑水營報信 都被賊兵攔阻
不得前進 幸虧愛隆阿統
兵千餘 由阿克蘇趕回 在
半路遇見阿里袞 統帶巴里
坤兵六百名 押解駝馬數千
將赴葉爾羌接濟 便合在
一起 晝夜兼程 望西進發
到呼爾滿 天色已黑 遙
望遠遠燈火密排 知是官兵
合回子交戰 便整齊了隊伍





分爲兩翼 從數里以外

呼聲動地 直撲賊營 富德

營中 聽得遠遠槍聲 知是

後路兵到 也鼓勵兵勇 捨

命殺出 與愛隆阿兵裏應外

合 回兵猝不及防 又值天

色昏暗 只聽見馬蹄雜沓

振天撼地 不知官兵究有多

少 便拋棄槍械 各自逃命

官兵便鼓勇追逐 長驅直

入 比到天明 已追出百里

以外 回兵已逃得沒有踪影

只見滿地的殘盔破甲 和
拋棄的糧食牛羊 又走了一
天 離黑水河已近 望見敵
兵營幕 層層排列 便下令
紮住營盤 且說兆將軍 在
重圍之中 日日盼望救兵
忽聽遠遠槍礮之聲 亟登高
處瞭望 只見東面塵頭大起
知是救兵已到 全營將士
兵丁 喜得更生 勇氣百倍
亟亟收拾行囊馬匹 整備
軍械 傳令各營 飽餐戰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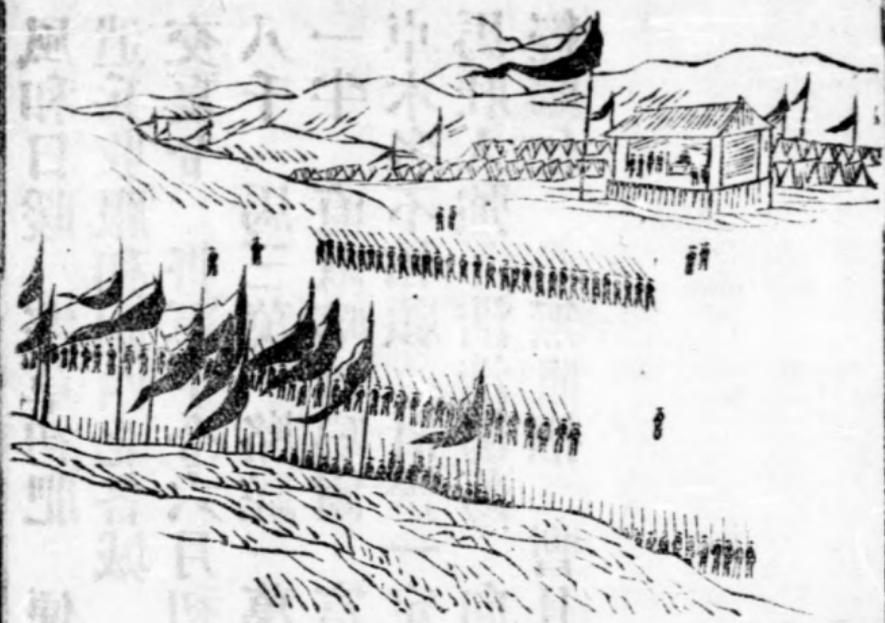




便放起一把火 自扣營壘
燒著 排齊了隊伍 發一聲
喊 直望圍兵多處 衝殺出
來 回子兵數雖多 卻是分
散四面 那裏禁得住這拚命
的精兵 只見如潮水一般
退了下來 恰好後面已有愛
隆阿 和阿甲袁兩軍 左右
開弓 排成箇雁翅陣 包抄
上來 兩面夾攻 殺得箇落
花流水 回子兵左衝右突
只想逃命進城 更無鬥志

兆將軍估量著回兵人數尙多
怕逼極了拚命困鬥反
爲不美不如成開一面讓
他進城再作計較便傳令
把右翼兵退後了一步那
回子看見有路可逃搶先奪
路逃奔進城人多路狹
擁擠成堆自相踐踏死的
不計其數兆將軍傳令愛阿
二將不必窮追兩路兵馬
合在一處又把敗殘回兵
搜殺一陣小和卓木把城





門緊閉 不敢再出 我軍以糧草不繼 未便圍攻 駐紮了一日 便拔隊起行 全軍回阿克蘇 休養士卒 添糧買馬 並將新收各回城堡寨修理完固 一面招農民開墾荒地 撥兵丁屯種官田 以裕兵糧 又招徠內地商賈 販運貨物出關 因此烟戶漸多 轉運漸易 到第二年四月 正是乾隆二十五年 一切布置 業已齊備 趁此

風和日暖 塞草初肥 便調齊部下各營 大閱一回 先
遣兵收服和圖西北各城 果然大獲全勝 轉瞬時光 又
交夏令 將軍下令六月初吉出兵 統計各路兵丁 二萬
八千 馬三萬 駱駝一萬 分爲兩路進取 兆將軍統兵
一半 直取喀什噶爾 富德由和圖進攻葉爾羌 令兩和
卓木各不相顧 計畫一定 分路起程 正事兵精糧足
馬壯人強 浩浩蕩蕩 向西而行 沿途回民城寨 皆早
經歸化 毫無阻擋 暫且按下不表

(未完)

新物理

◎新出糖樹

有德國商人 在南美洲某處
尋得一種樹木 含糖質極
多 取樹榨汁 比甘蔗的汁
漿還濃 其味清純鮮潔 也
不下於甘蔗 該處此等樹木
極多 且生長甚易 便取樹
苗數株 并製成糖質 送歸
德國 呈報商會 擬擇地試
種 如能成活 再廣勸國人



栽種 以便合大公司製煉 考歐洲各國的糖類 除飴糖
蔗糖之外 還有一種糖 係蘿蔔所製 三十年前 法國
京城 被敵兵圍困 城中糖都用盡 無可購求 有人想
出新法 試用蘿蔔取汁熬製 果然奏效 得糖甚佳 法
國本不產蔗 糖係自別國販運 自得此法 不但無須向
他國購糖 并能運糖赴他國售賣 現在來中國的洋白糖
大概蘿蔔糖居多 如今德國又得此新製 是糖類又添
出一種 可見大地生物 原無盡藏 但非有心人考求精
到 雖分明有用之物 也廢成無用 我中國地大物博
如能究心物理 隨地考驗 不知能添出幾許的物產 惜
愚民無知 守著無盡的寶藏 還不免饑寒交迫 豈不可
憐可歎



◎鐵線造船

美洲某學士 新製一個小船
輕便異常 且極堅固 考
其製法 係用鉄條爲船骨
用細鉄絲密密組織 再用泥
粉和巴麻油松香之類 徧糊
鉄絲內外 入水之後 松香
油質 均不受水 故能去盡
水的阻力 如滑行冰面一般
將來輪船上面的小杉板
都可仿照此製

◎電種花生

花生宜種沙土 沿地蔓生

花入土中 結成果實 故名

落花生 氣味香甜 爲果中

佳品 取仁榨油 比豆油還

好 油糕可喂豬 也可充飢

凡沙土地 不宜種五穀的

種花生得利最厚 廣東恩

平縣人馮某 遊歷外洋 考

求植物 近由金山 寄回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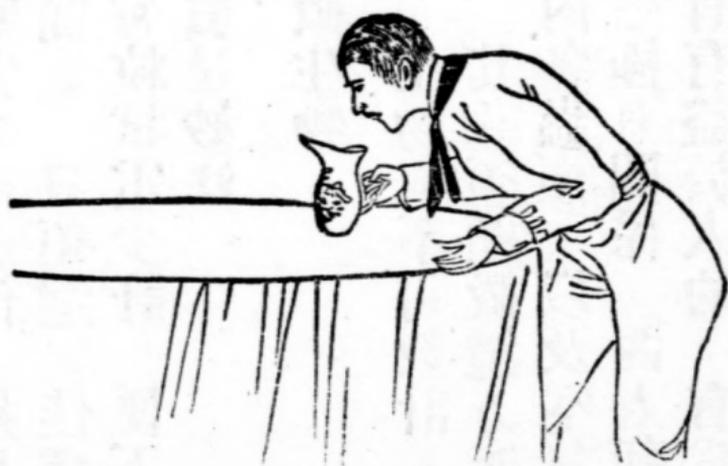
花生新法 鄉人照法播種



收穫比尋常多兩三倍 并且格外肥大 含油更多 其種
法也極簡便 只須選定佳種 臨種的時候 用酒把種子
洗淨 每粒拭電少許 便下在中土 生發既快 又不怕
水旱 真是妙法

◎香微生物

天地間的生物 不可數計 人的眼光能看見的 不過十
分一二 其餘須顯微鏡力能看見 如水裏的小蟲 合人
身血肉內各蟲類 以及空氣裏頭 各式各樣許多活物
都於人生極有關係 西人新名詞 統叫做他微生物 這
微生物有有益於人的 有爲害於人的 如霍亂合一傳
染病 都是有害的微生物 竄入臟腹的緣故 現經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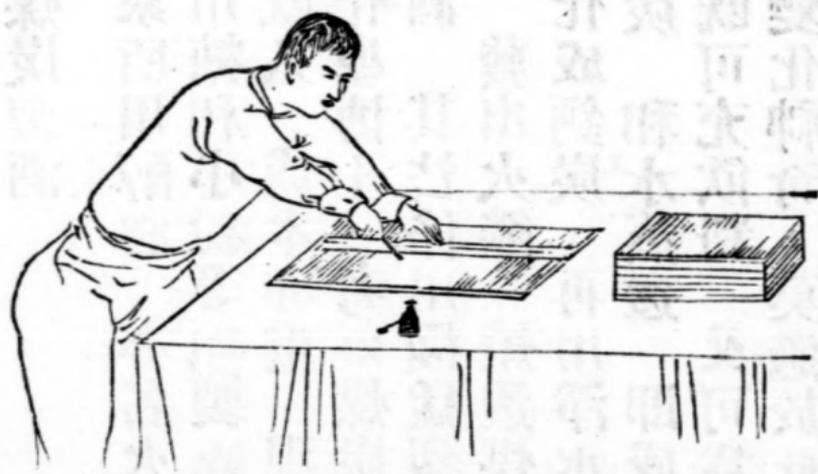


攷究明白的微生物 已
有數千種 新近又有格
致某博士 查出一種微
生物 能令牛乳發香
其香味仿佛藥料中的蛇
母子 以之入胃 能助
消化 他如牛肉之類
亦能將此微生物 變出
香味 此便是有益於人
的微生物

◎煤炭製酒

化學家所用醇酒 亦名火酒
係用糖和小粉等類製成
費時既久 成本亦重 現有
法國化學博士 考得煤炭能
製此酒 其法係用極猛烈的
電氣 發出火燄 燒透煤炭
便化成鈣炭 再用淨水淋
入鈣炭 和水蒸透 即成醇
酒 既可充飲料 又可爲焚
料 變化神奇 莫過於此





◎玻璃鑽孔

玻璃器皿 最爲人所喜愛
只以質地太脆 裁切鑽鋸
容易破碎 不免缺憾 近有
美國格致師褒亶 製成一種
藥水 塗少許在玻璃上面
任憑鑽鑿 可不破裂 其藥
水製法 係用養強水和松香
油 調勻封固 得此妙法
將來玻璃器 定能添出許多
花樣也

普通植物

(五二) 銚草 木賊類

此草生長陰溼之地

留根土中 次年復生

根長極速 橫伏地

中 最易蕃殖 春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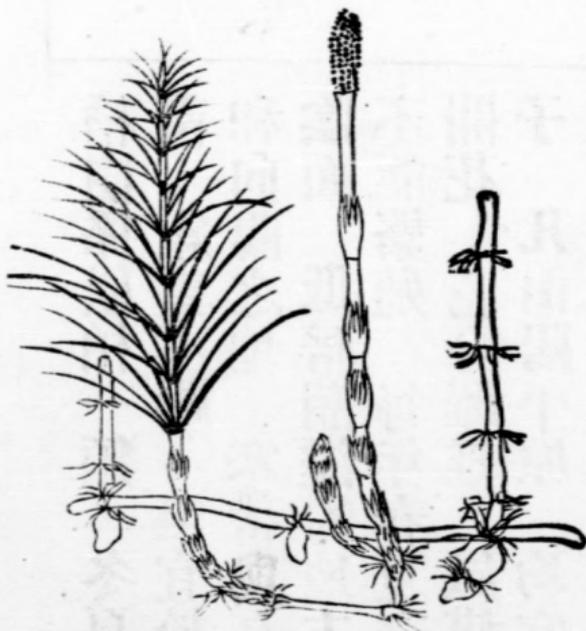
發芽 初作淡紅色

漸作褐色 挺生多節

至四五節 叢葉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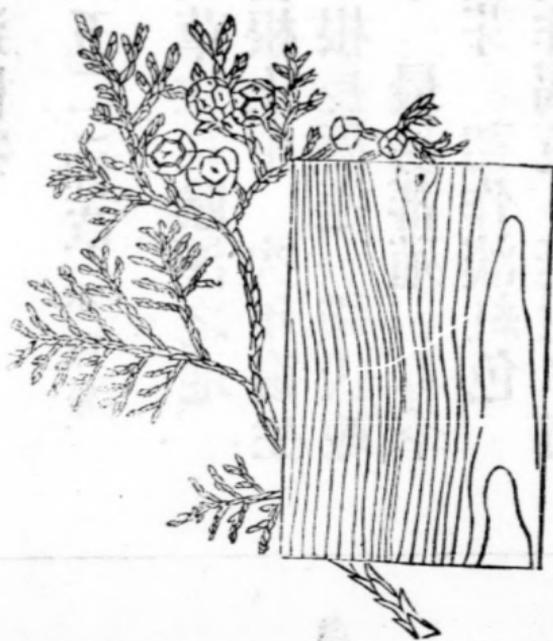
帚 莖頭結子如玉米

形 日本人取以充食



(五三)

檜 松柏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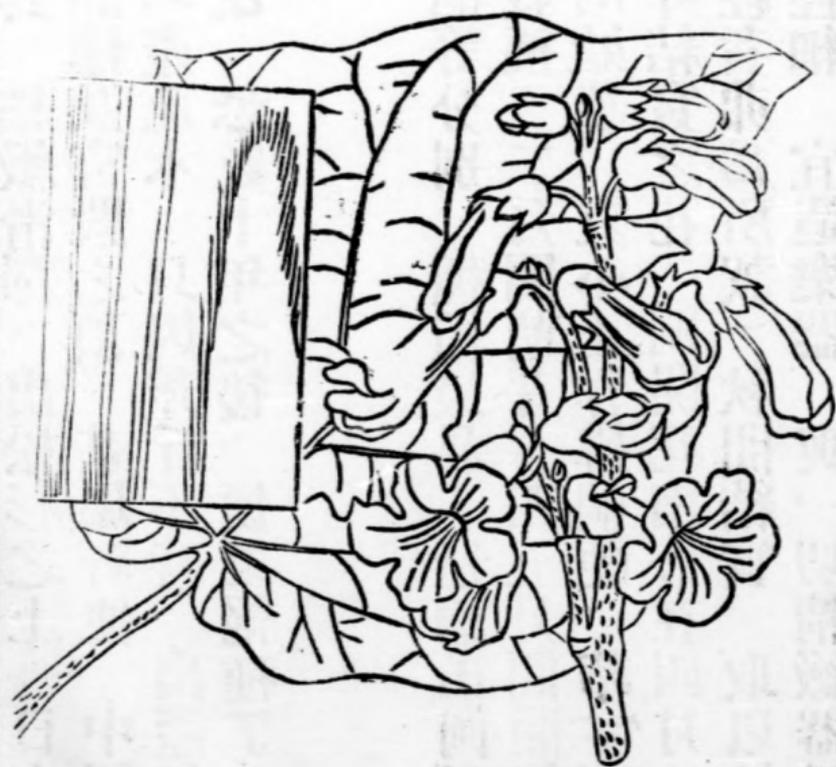
檜樹係松柏一類 冬夏常
 青 霜雪不彫 但宜於溫
 和向陽之地 寒帶與高山
 陰面 低暗潮溼的地方
 不能繁殖 每年春夏之交
 開花 花分雌雄 風媒結
 子 凡山陽平原 均宜栽
 種 十年之後 便可成材
 木性堅緻 入水不變

最宜造船 並製造器具 細緻滑澤 出松杉之上 日本
人用檜樹皮代瓦 爲高樓及宮殿之頂 甚屬輕便 中國
福建江西四川等處 均產此木 只因斧斤不時 出產年
少一年 若不及早設法 恐數十年之後 便要絕種了

(五四) 桐 雙子葉類

桐分數種 有油桐白桐等分別 種植最易 無論山岡平
地 簷前屋角 均可栽種 二月間萌芽 四五月間開淡
紫色小花 (月令仲春桐始華 夏小正作拂桐葩 華字葩
字 均指桐葉初生 非結實之花 桐開花南方在四月杪
北方須五月杪 讀經者弗爲所誤) 秋間結實 取以榨
油 爲用甚廣 木材輕細 宜造樂器 與一切精緻器皿

製爲衣箱 不受溼
氣 可免蟲蛀衣服之
患 中國婦女 取桐
木鐸得極薄 名爲鐸
花 以充膏沐之用
安徽四川江浙等處
出產最多 每年桐油
價值 平勻在六百萬
以上 若能廣爲種植
利益無窮 妙在不
佔耕種之地 隨處都
可栽種 濃綠成陰



可卻溽暑 又能多得清氣 有益於衛生不淺 况十年之後 直爲子孫百世之利 更何樂而不爲

(五五)白檀

雙子葉類

檀有白檀紫檀之分

日本亦名爲檜 歸入

殼斗科 宜植於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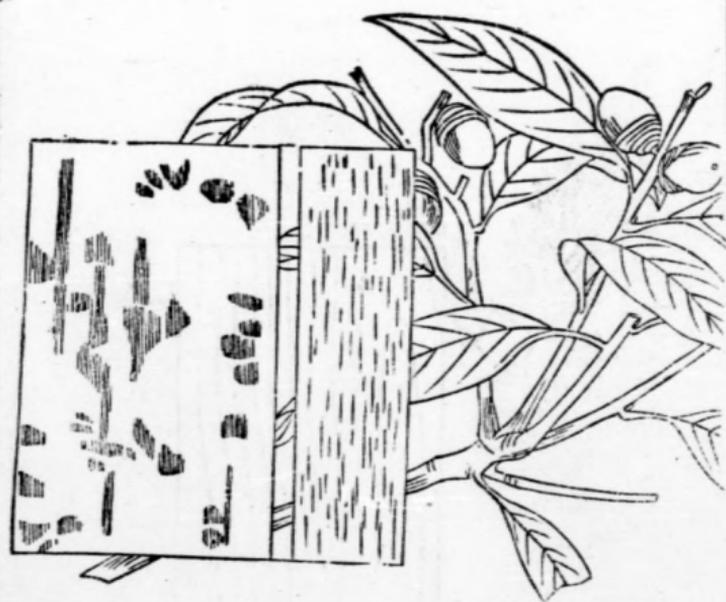
初夏開淡綠色花

木質白色 性最堅

堪製車輪車軸 與一

切任重之物 廢材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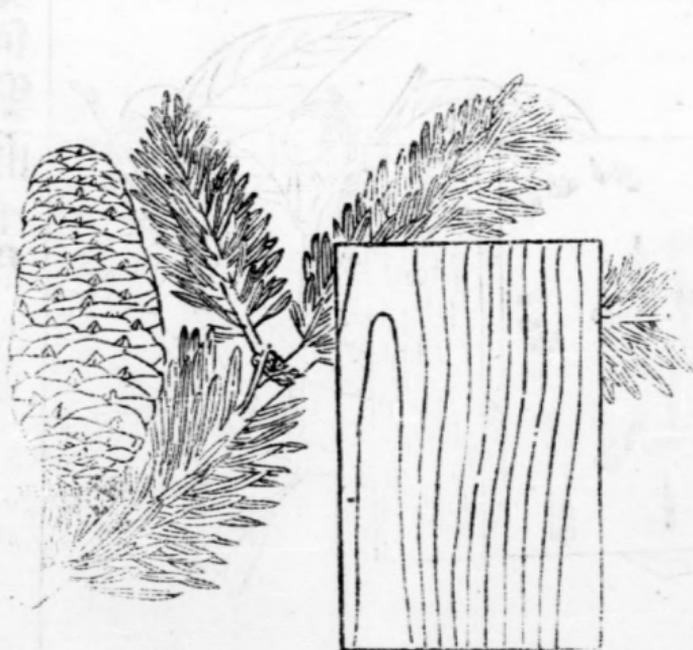
燒爲炭 比他木耐久



(五六) 樅 松柏類

爾雅松葉柏身謂之樅 漢
 時太廟之梁 必用此木
 冬夏常綠 宜種於暖地
 產中國日本朝鮮等國 初
 夏開花 風媒結實 木質
 堅細 造船最佳 製造器
 具 極能經久 旁枝不中
 大材 可為造紙之料

(五七) 竹 單子葉類



竹之種類最多 爲用最廣 種植最易 獲利最厚 近水

宜種菘竹 近山宜種

茅竹 平原可種石竹

花竹 種竹須清明以

前 宿凍初解 便可

栽種 種後澆水令透

得雨便活 無須再澆

若不得雨 可再澆

以生發新芽爲度

次年春間 便能出荀

種竹一畝 數年之

後 即延至十餘畝

中國古時 無處無竹 攷詩書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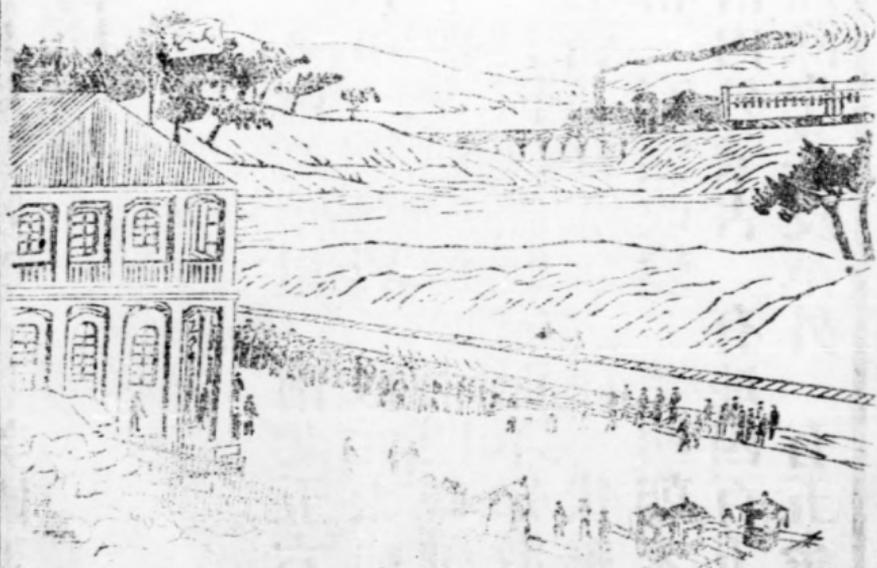


與秦漢諸書 北省如陝西河南山東西 均爲產竹之地
今僅河南尙有竹林 他省皆不多見 以致所用竹器等
件 均須運自南省 攷竹自初種至成林 均係有利可獲
筍爲蔬饌中佳品 味美價昂 自春至冬 聯續不絕
利一 筍旣成竹 其籜葉可收積入市 售充裹物製器之
用 利二 嫩葉可浸酒 枯葉可作薪 亦可作肥料 利
三 竹籜可制帚 可編筐篋 利四 竹旣成林 每年冬
天 可砍伐一次 隨取隨生 永無盡期 不似他木 須
人力補種 利五 萬竹成林 濃陰如織 夏日居處 能
驅暑避疫 利六 至於竹籜 竹孫 竹瀝 種種出產
猶其餘利

時間

◎聖容出洋

慈禧端佑康豫昭頤莊誠壽恭
欽獻崇熙皇太后御容 係美
國女畫師 用西法油繪 半
年始成 神形畢肖 於二月
初由宮內 奉迎至外務部
派汪京堂大燮 送上天津
航海至滬 上海道率同文武
在金利源碼頭恭迓登岸
暫奉安招商局 現於三月十



八日 恭送至美國公司輪船 定十九日放洋 赴美國聖
魯伊斯會場 敬謹供奉 以便爲國瞻仰

◎蒙王遊學

蒙古部落 世居中華直北邊外 東西萬餘里 南北五六
千里 或七八千里不等（詳本報第一集地輿）自元太祖
崛起 混 華夏 北侵俄羅斯 西至地中海 東則盡韃
靼海峽 兵威之盛 前古所無 只因既庶既富而不知教
數傳以後 便至衰弱不振 明朝二百餘年之內 伏處
邊外 仍其游牧之舊 野蠻風俗 毫無改變 至明朝末
年 歸命本朝 世爲臣僕 統計內外蒙古 有地四百五
十萬方里 丁口三百餘萬 土產除牛羊皮革外 有五金

煤鐵各礦 寶石珠玉等產
民俗壯健 忍寒耐苦 祇以
文教不興 全部之民 渾渾
噩噩 不知世界 近年西北
各部落 受俄人籠絡 傾心
歸向 有俄文學堂 專學語
言文字 各旂王公 各大喇
嘛 尤愛俄國器皿貨物 以
牛羊鹽鐵等物交易 俄皇帝
遣大臣 私與各旂往來 餽
送綢緞鐘表等物 因此各王
公喇嘛 更形悅服 前年有



內蒙古喀爾沁王（在熱河西奉天北）深知俄人不懷好意
發憤自強 禮延內地名人 教育子弟 并奏請赴日本
游歷 觀大坂博覽會 購備了許多書籍儀器 聘男女教
習多人 赴本旂教授 將興農開礦 以開利源 設學練
兵 以固疆圉 東西洋各報 都極許爲蒙古賢王 乃本
年正月 又有西部土爾扈特王帕勒塔 也具呈理藩院代
奏 請出洋游學 並擬整頓蒙古章程十二條 一設學堂
二練兵 三開荒地 四通商賈 五開礦產 六興工
藝 七開報館 八興牧政 九設漢官 十選盟長 十一
限制喇嘛 十二節制經費 都是參考新法 切於實用
如能游歷外洋 聞見既廣 閱歷更深 將來學成歸國
必能大有作爲 以挽回數百年積弱之蒙民 而爲我長城

外之屏蔽 與喀爾沁王 一東一西 遙遙相應 左提右挈 輔車相依 功業成就 未可限量也

◎和尙維新

浙江杭州城內太平橋 有一箇白衣寺 寺裏的當家和尙 忽然倡議開辦僧侶學堂 專教年輕的小和尙 也分蒙學地輿史論體操洋文等科 所需經費 由杭屬城鄉各寺公產項下抽提 所有僧人 並應一律納捐 已稟奉杭州知府 宗子材太守批准 立案出示 曉諭閭屬 約不久即可開辦 向來的衆論 總以和尙道士 爲無用之物 原因他既無學問 又不農不商 坐耗民食 若能一體向學 將來人才輩出 自在意中 日本維新之業 僧人



立功業的 指不勝屈 只怕
是沒有真心向學 恐怕官民
所立的學堂 將要提寺院產
業充費 所以借此搪塞 那
就無可指望了 是在地方官
用心體察 提倡勸導 務令
實事求是 不單就面子上敷衍
方能有益 統計天下僧
徒 不下數十百萬 儼然一
小國的民數 若能全數開通
化無用爲有用 真是無窮
的利益的

◎日人狡獪

日本在杭州開的租界 在城北五里 地名叫拱宸橋 因爲開界之後 市面不大興旺 雖有酒樓歌館 遊客甚是寥寥 日本知道杭俗信神 便想一箇法子 說租界裏有個張大仙 靈驗非凡 可巧有箇日本商人 在這時候得病死了 便故意的說道 這商人因得罪了張大仙 所



以被禍 又特地替張大仙 蓋了一座小廟 供獻起來
從此一人傳十 十人傳百 真箇鬧動了一城 男男女女
老老小小 都要到租界看看張大仙 燒香許願的 更
絡繹不斷 租界的市面 可就熱鬧了 你想可笑不可笑

◎民蔽難開

中國民風 迷信佛教 並非能深明上乘至理 徒惕於因
果禍福 天堂地獄之說 以爲無論多大的罪孽 佛力都
能消滅 所以舉國若狂 迷信日深 雖有清查天下寺院
田產屋宇 改建學堂的○○上諭 地方官深怕得罪了神
佛菩薩 死後要下地獄 都不敢舉辦 廣東揭陽縣的虞
大令 甚是明白道理 因本縣學堂沒有經費 極想遵奉



○明詔 清查寺院的房產
改建學堂 爲各處的倡率
揭陽的寺院最多 要能盡
改成學堂 經費便用之不盡
了 查清之後 定期三月初
二 將各寺房產拍賣 因爲
各寺均偶像 仍然供奉 怕
百姓疑畏 不敢投買 便在
前三天 委派收發處的王委
員 帶了練勇一哨 把各寺
院佛像移毀 先從城裏福普
寺毀起 那知閭城的百姓

聽說縣官要毀佛像，這一嚇非同小可，不約而同的跑到福普寺救護。頃刻之間，就聚了有數千人。委員也不理會，便叫練勇動手。那知練勇的見識，合百姓是一樣的。面面相觀，那一個也不敢上前。委員無奈，只得自己領頭，撩衣捲袖，剛剛踏上蓮台。那知百姓一片聲喊，兩旁的鐘鼓齊鳴，磚頭瓦塊，雨點似的打將下來。委員見事不對，只得撒下，抱頭鼠竄。還有多人從後追趕。幸虧練勇救護，不致受傷。遠近的人，聽見鐘鼓，愈聚愈多。把街道都塞滿了。各寺的毀像，竟沒有毀了一個。料想娶拍賣寺屋，定准是沒有人敢買的了。只好作爲罷論。似這極文明的善政，竟被阻於極無知的愚民，豈不可歎。

◎偷狗示衆

京城裏有一種乞丐 專門偷狗 他這手段 甚是精巧 有鐵絲作成的圈子 上有機括 先用食物誘狗 使用鐵圈望狗頭一套 機括一鬆 鐵圈維緊 狗便氣絕 連聲兒也不能出 他便把狗圍在腰間 偷賣給狗肉作坊 所以家蓄的肥狗 往往不知去向



那知已宰割烹魚 賣給人吃到肚子裡去了 月初工巡局
捉著了兩個偷狗的 便枷號在犯事地示衆 把死狗就
放在他面前 天氣和暖 死狗蒸變 肚子鼓得老大 臭
氣蒸薰 不可向邇 雖說是懲一警百 不免於衛生有碍
這也算是個野蠻辦法



各國新聞

◎商人愛國

兩年前論 有日本商人二百名 在朝鮮經商 知道日俄兩國 將來在朝鮮地方 必有兵戈 私下裏立了一個會 把朝鮮的地勢要害處 詳細繪圖註說 不受國家的俸祿 亦未奉政府的命令 今日俄開仗 各商人取考察的事件 寄到東京 所以日兵



處處得利 商人的功勞 實在不小 唉 作了國民 總當盡國民的義務 要人人知盡義務 非從教育上入手不可也

●踴躍輸將

日俄開戰以後 日本政府 向民籌借國債 每年生息五厘 原定募集四萬萬元 向台灣商民 借一萬萬元 本國商民 踴躍輸將 數日之間 已集成八萬萬元 台灣捐得之數 已有四萬萬元 真出意料之外 日政府因暫時無須多款 令先繳十分之一 以後陸續收用 台灣一隅之地 從前屬中國的時候 籌數十萬的款項 甚是爲難 何以一歸日本 四萬萬鉅款 一呼而集 這是什麼



緣故 豈是昔日的台民貧
今日台民富麼 可見國與民
一體 自然民心固結 視國
事如家事一般 沒有不竭力
相助的 若國與民漠不相關
到捐錢的時候 方向百姓
商量 既捐了錢 便不認得
了 所捐的錢 又不能涓滴
歸公 倒有一多半中飽私囊
誰肯把養家活口的錢 白
白送給官府用呢 所以治國
之道 務須從根本作起 空

談變法 是不中用的

◎君民一體

日本皇帝 自明治維新以後

改變政法 施行立憲政體

通國之中 上自君后 下

至商民 一律遵守憲法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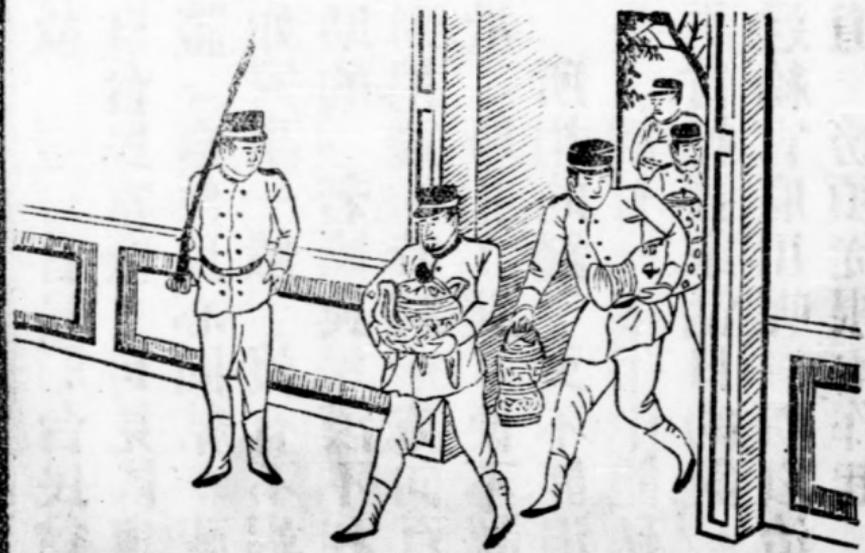
得違犯 所以能上下一心

君民一體 一躍為五洲強國

現因與俄國開仗 議院籌

借國債 日皇首先把宮中所

藏金銀器皿 合珍奇古玩



盡數發出 交銀行變價充餉 因此感動臣民 官紳華族
富商鉅賈 統把所藏金器 交出充餉 婦女們所戴金
珠釵釧 也都願意充捐 此外凡每年有一千元進款的
約扣出五十元充捐 所以十數日之間 能集成如此鉅款
我中國地土 比日本大二十餘倍 民數多十餘倍 統
共四萬萬賠款 分四十年交清 還辦不了 弄得民窮財
盡 怨聲載道 豈不叫日本人笑話麼

◎國民之光

日本海軍將校廣瀨武夫 管理朝日戰艦魚雷部 於前月
奉軍令 督帶本部雷艇 堵塞旅順海口 俄國守口礮臺
炸彈如雨 日本各船 冒險前進 殆把廢船 自行轟



毀 沈在海口 正擬退回
檢點本部兵弁 不見武員杉
野 重行冒險前進尋覓 忽
遇敵礮飛子 正中腦門 精
忠報國 部下將其殘體收拾
運送回國 可憐僅存血肉
數片 日本皇帝降旨慰恤
獎贈勳章 超擢六級 國民
開追悼會 捐集鉅款 撫恤
其家中孤寡 并擬爲鑄銅像
建立東京 以表忠蹟 爲
國民光榮

◎作法自斃

俄國海軍大將馬哥勞夫 係極有名望之人 曾在土耳其
等處 建立大功 深通軍學 並能製造軍火 此次防守
旅順 所用魚雷 即其創造 自去臘開戰後 即將此新
式魚雷 徧埋旅順口內外 以防敵船 那知安設魚雷的
這一天 徧徧遇著大風 剛剛安設完畢 那安設魚雷的
坐船 被風浪顛播 觸在自己安設的魚雷上 轟然一聲
全船覆沒 安魚雷的經手人既死 所有安設魚雷的地
圖 也化爲烏有 從此更無人知道底細 雖是本國船往
來 也不知道那裏有魚雷 那裏無魚雷 所以往往遇險
數月以來 已失事三次 二月底 日本海軍又攻旅順

馬哥勞夫 督帶戰艦 出口禦敵 那知甫經出口 日艦已經退去 便撥轉船頭 復回口內 剛到口門 便觸著魚雷 把馬哥勞夫的坐艦炸得粉碎 全船的人 遇救的不到十分之一 可憐一位助名赫赫的大將 未經大敵 竟葬在魚腹之內 想他平日苦心孤詣 造這魚雷 原爲的是殺敵 斷不料敵人未受其害 倒傷了本國許多



的人 又把自己老性命 也斷送了 真算得是作法自斃

◎君臣手足

哥馬勞夫殉難的船 名叫不脫勞帕甫羅斯克 是極大的戰艦 值英金一百萬鎊 約華銀一千萬兩 船上有塞佛利爾親王 係俄皇的從父兄弟 雖遇救得生 也受重傷 馬哥勞夫自俄京來到旅順 只一個多月工夫 指望他整頓海軍 恢復戰權 不想



喪於非命 俄國全軍 大爲震動 俄皇得電 罷朝痛哭
立降旨慰問馬哥勞夫的夫人 允每年賞二萬盧布的養
贍費 並在大禮拜堂 行祭奠追悼之典 俄皇俄后親臨
行禮 號哭甚哀 是日彼得堡全城 皆行喪禮 一切宴
樂演戲等事 盡行停止 孟子云 君之視臣如手足 俄
皇之待馬哥勞夫 可謂恩禮兼至矣

◎祕社奇聞

歐洲人民 最喜結黨立會 士農工商 及各項人品 無
不有會 即是我古人敬業樂群的意思 一爲結合團體
可防患禦侮 一爲聚集講論 能交換智識 最是有益的
事 所以西洋各國的黨會 勢力最大 但利弊每相因而



至 既有有益的會黨 就有
那不務正業的人 如劫盜局
騙等類 也聯結黨羽 各立
會名 作種種有碍於人的事
雖經衆議查禁 嚴法懲辦
總不能盡絕根株 此等會
黨 以俄國爲最多 那知近
來愈出愈奇 現在俄都森彼
得堡 有一種會黨 甚是秘
密 他的宗旨 專爲限人的
壽數 云人壽平均 不能過
三十歲 所以在會的人 凡

到三十一歲 便聚集會友 行活祭的儀式 祭畢便將其
活埋 本年春閒 該會正在祭葬會友 被警吏察知 當
即拘執究辦 聞歷年埋殺的人 已不可勝數 各處都有
分會 入會的甚是踴躍 是真不可思議 想必另有惑
人的邪說 非可懸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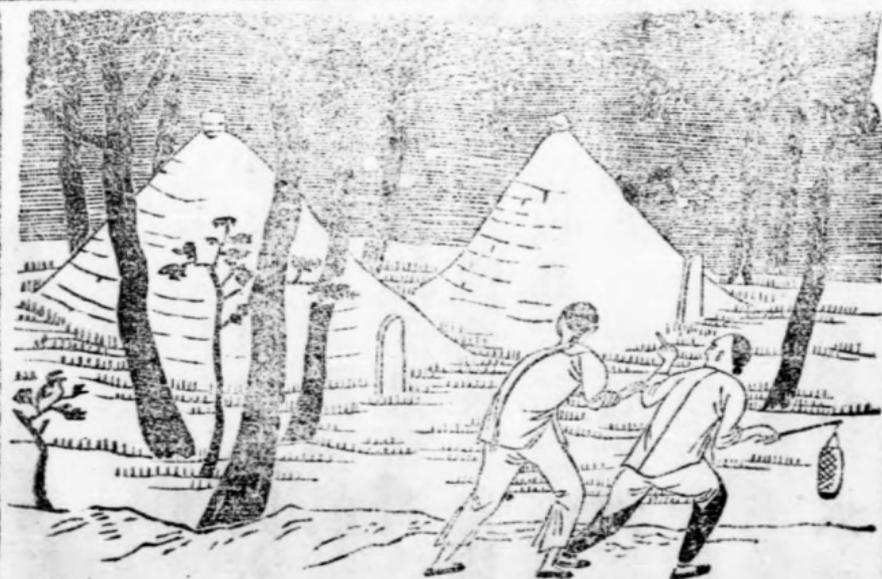


妖怪談

◎鬼火

亞洲各國 都迷信鬼神 不但中國如此 日本高麗等國 大概都有這箇風俗 現在日本教育改良 國民智慧 漸漸開通 明白道理的人 已能打破疑團 凡荒野的地處 黑夜陰雨 往往有淡綠色的火焰 隨風往來 因這火都生於墟墓之間 或是古戰場上 以爲必是鬼神靈怪 因此就叫作他鬼火 并說鬼火能追人 人若跑得快 鬼火也跟着快 跑得慢 鬼火也跟着慢 所以膽小的人 一見此物 便害怕的了不得 有嚇得昏暈不知人事的 其實這火 與鬼并不相干 中國古書 稱爲磷火 磷

是硫黃一類東西 凡人畜的
骨血裏頭 都含有磷質 植
物裏面 也有含磷質的 此
質係生物必不可少之件 如
生物沒有磷質 便不能長成
所以現在外國農田 有用
磷質作肥料的 荒野亂塚
合古時戰場 都是死人最多
之地 人死之後 骨肉腐化
本身所有各原質 並不短
少 不過分散各處 那骨血
裏面的磷質 便落在土中



遇春夏之間 隨著地氣上升 晴天白日 爲日光所掩
人目不能看見 到夜間自然看得真了 這就是鬼火的原
因 有人說既是磷質 便是箇死物 何以能跟著人走呢
這也有箇道理 磷的體質甚輕 浮在氣中 如同木葉
等類 飄在水面一般 人與磷同在氣中 人身一動 氣
便隨著流動 磷質自也跟著動了 所以快慢都隨着人
人要立定不動 磷質便也止住 這就是箇憑據 只是人
的目光 看不見氣 便覺得以爲奇怪 要試驗這磷質
也很容易 家常用的洋取燈 燈頭裡便有這箇東西 所
以作洋取燈 必要用牛馬等物的骨髓 就是用骨中這點
磷質 若取整塊的磷質 泡在火酒瓶裏 便能發光 同
鬼火一樣 開礦工人所點的燈 怕煤油燈惹火 便取橄

攬油半瓶 放一小塊磷質在內 光亮可當燈用 如若不信 遇見有鬼火的時候 放着膽仔細試試 便明白了

◎僵屍

僵屍之說 盛傳於江浙皖鄂等省 北省民間迷惑者頗少 其故由於南方風俗 拘泥風水 往往停棺至三四代不葬 屍棺暴露日久 腐敗毀裂 狐兔等物 據爲巢穴 遂生響動 民俗信鬼 便多附會 其實僵屍也不是沒有 不過人死的時候 骨肉未冷 偶遇寒氣 或暴烈的冷風 血肉便僵 不復腐化 這也如僵蠶是一個理 那見有僵蠶能作怪的 江浙風俗 遇有僵屍 便用火燒 還說火着的時候 僵屍能起坐作聲 這句話倒也不假 要



知起坐 是渾身筋絡既沒腐
化 一遇火燒 筋便抽縮
屍身隨著彎曲 仿佛起坐的
模樣 至於作聲 更不奇了
就是燒沒有乾枯的柴草
也能作聲 難道柴草 也能
作怪麼 愚民無知 把父母
屍體 用火焚燒 極是野蠻
的舉動 讀書明理的人 應
該禁阻 乃還要附會其說
筆之於書 裝點出許多怪情
令後生迷惑 永無醒悟的

日子 這罪過也真不小

◎走 屍

俗傳人死逢凶時 屍身能起立行走 或追生人 名曰走屍 謬見相傳 牢不可破 以致膽小之人 畏近死屍 其實得之傳聞者多 目睹實事者 千百人中不得一人 大約暴死之屍 骨肉未寒 血脈未盡凝結 生人與之相近 屍得人氣 兩電相感 猝然起立 偶或有之 此和磁石吸鐵 是一個理 又有一類 係暴病而死 氣血閉塞 但內部機關 尙未盡停 迨外體漸冷而縮 閉塞之氣忽通 便爾手足亂動 到餘氣洩盡 即自停止 不過幾分鐘工夫 斷不能久 這兩種動作 本人屍體 全無

知覺 焉能害人 若謂因死
在凶時 所以致此 則同此
一時死的人 通天下不知有
多少 必致人人走屍 況以
對待而言 死在凶時的當走
屍 死在吉時的 便能復活
麼 要曉得時辰本無一定
中國的子時 在美國便是午
時 北京的午時 在陝西尙
是巳時 那有無定之時 而
有一定吉凶之理 明白這個
道理 不但走屍的誣妄可笑



這就是推選時日之謬 也能恍然了

◎神燈

海邊和深山裏頭 往往
於風雨之夜 現出燈火
俗傳爲神燈 有向他
燒香磕頭的 其實也與
鬼火差不許多 海水味
鹹 凡陸地生物消化的
原質 都隨河流入海
所以海水本含有磷質
又水氣化合 自能生電

也能發光 木元虛海賦說的陰火 就是此類 本不爲
奇 深山所現的燈火 原因更是不一 或因草木植物腐
爛 溼熱鬱積 生電發光 或因鳥獸屍體 化質含燐
都能發亮 如燈火一般 至於邊境荒山 人跡不到之處
大蛇大獸 目光如炬 遠遠望去 也如雙燈 這都是
神燈的緣故 總之萬事萬物 莫不有理 世俗淺見 凡
遇不可測度的事 都託之鬼神 將來教言普及 民智日
開 此種怪談 自當慢慢的消滅了

◎觀音

華人崇奉觀音 幾於到處皆然 就是小小村落 也有個
小廟 供奉觀音 還有在家內設個佛龕 也必供一尊觀

音 傳說觀音姓繆 是三月十九生日 六月十九出家

九月十九成道 所以逢三六

九日喫素 叫觀音齋 可以

消災免難 種種不經之談

且不必辯 要知觀音二字

是怎麼講 觀音是幼女的柚

呼 番稱觀音 猶華稱姑娘

現在廣西貴州兩苗子 呼

未出嫁的姑娘叫觀音 呼未

成丁的童子叫羅漢 這不是

個真憑確據麼 既稱觀音菩

薩 難道姑娘也可稱菩薩麼



總之佛教敬佛 如同儒教

敬孔子 西教敬耶穌 爲他是創教的祖師 尊崇敬禮
無非是不忘本的意思 若借此求福求財 豈非愚人自愚

◎五 聖

南北各省 無論城鎮鄉村 都有小廟 奉祀的神 或稱
五聖 或稱九聖 南省也有稱五通的 自湯文正作江蘇
巡撫 嚴禁淫祀 把五通等廟宇 一概焚毀 泥像木偶
或投在江中 或付之一炬 民間也漸漸感化 因之此
風稍息 北省地方 仍是沿習不改 五聖祠廟 徧處都
有 說這五聖的名姓 是胡黃白柳灰 都稱大仙 有全
供五位的 稱五聖祠 有單供一兩位的 或稱胡大爺
或稱柳二爺 近來官場風尚 都稱大人 所以天津等處

有稱胡三大人 胡三大人的 借此惑衆斂錢 愚夫愚婦

情願節衣縮食 供奉香資 據

說胡大仙是狐狸 黃是黃水狼

柳是長蟲 白是刺蝟 灰是耗子

這五種動物 也是常見的 並

不稀罕 那有能禍福人的道理

最可笑是官衙內 也必有大仙堂

供的就是這五位弟兄 新官到

任 必要祭禱 還有挂匾頌揚的

官爲萬民表率 也如此迷惑

何況愚民 移風易俗 是在青年

有志的學生 信理真確 力除謬見 或可有開通的日子



(四) 賣花

宿雨初晴 春光明媚 二八
女郎 攜筠筐 踏曉露 聲
聲喚賣花 爲城市中韻事
中國詩家 播之吟詠 不意
西國風尚 亦類乎此 凡培
養各花 采摘配紮 男子不
及婦人 所以此業 爲女子
獨擅之利益 歐洲園圃所常
用的花卉 以槿花爲最 因
此有許多婦女 專種此花



其培養的方法 須揀寬廠地處 建造花房 橫百尺 直十二尺 高七尺 上蓋薄板 四圍鑲嵌玻璃 令常進日光 室中築土爲台 種槿千株 七月間花開 每株可得花七十朵 至百餘朵 培養得法 每房可得十萬 惟灌溉培護 須刻刻留心 略不經意 便受蟲害 所以花價甚貴 此花紫色的居多 有純白色的 其價更貴 專爲婚姻合送葬之用 除槿花之外 百合 石竹 薔薇等花 都爲西俗喜慶之品 應時栽種 均獲厚利 美國繁盛之處 婦女以種花爲業的 不下數萬人 大約都仗着勤力 並沒多少的本錢 人的心思才力 是天生的 用之不窮 獨有我中國窮家婦女 怠惰成風 不知用心 到無可如何的時候 甯老着牛皮 伸手向人要錢 這是最

壞的風氣

(五)寫真

繪畫寫真 爲最精最細的技藝 手法高下 迥乎不同
因之價值多寡 亦難懸定 西國最精妙的寫真 有值至
四五萬金元一幅的 女子心情專一 比男子學習易工
所以各國美術館名畫 出女子手的居多 凡資質聰敏女
子 俟普通學畢業 或入專門繪畫學堂 或遊歷山水名
區 玩味天然勝景 到處操筆繪圖 爲丹青的稿本 非
積數年 或十數年的工夫 不能超神入妙 但業成之後
馳名通國 其獲利也比別業爲優 也有貧家女子 性
喜繪畫 無力入學 願爲繪畫名手執役 隨侍紙筆 乘



間修學 工賞雖微 但能
專心學習 因此成名約
也復不少 近來聾啞學堂
女子 因殘疾難操別業
專習繪畫一門 往往精妙
突過前人 可見聰明才力
本人人所有 棄置不用
能力遂失 用之愈專
才力愈層出不窮 我中華
女子 不知自用其力 因
之聰明錮蔽 竟成廢物
豈不虛此一生

(六) 旅館

西國旅館主人 往往女子居多 因為經營瑣碎 雖精細男子 終不及婦女為耐煩周到 在美國上等旅館 都有久居的客商 各操職業 其飲食服用 均賴主人處理 所以更須有助理之人 以分主婦之勞 最大旅館 用婦女至數十人 都是穩練莊重 各



勤其事 絕無戲笑謔浪 傷風敗俗之事 我中國的風俗
禮法 雖然與西國不同 男女不能雜居 這也因女子沒
有學問 不能自立 專倚賴男子過活 男子視女子 如
同玩具一般 見面之頃 便有狎褻輕薄的意思想 因此古
人立法 令男女有別 避嫌嫌疑 稍知自重的婦女 便
不願與男相近 習成現在這箇風俗 其實別嫌明微 究
非正本清源之道 若能昌明女學 女子的學問才力 與
男子毫無區別 更是德性清淑 風度端莊 自然令人欽
愛敬服 那敢更生邪僻的心思 所以要學西法 總須從
根本着想 若但摹倣外面 男女混雜 群居終日言不及
義 說這是西洋文明風俗 豈不令文明笑煞麼



(七) 舞師

手舞足蹈 足以發揚性情
 舒展筋骨 我中國古禮
 也是歌舞並重 宋元以
 後 中原文獻 蕩盡無存
 禮壞樂崩 歌舞儀式節
 奏 因而失傳 宴會好合
 除飲食之外 別無陶情
 適性之具 這也是文明的
 缺憾 西國宴會 最重跳
 舞 跳舞之禮 女重於男

所以有專教舞蹈的女師 凡女子的起居動作 都有一
定儀式 至於周旋應對 更爲注意 特延女師教導 每
日三十分時 須束脩四弗 美國婦女 以此爲業的 通
國不下十數萬人

(完未)



向晁黑狗道 您說有什麼法子 只要弄得了錢 不論幹什麼 我都願意 晁黑狗問阿么道 你可願意 阿么說 你老能替我弟兄想法 還有不願意的麼 黑狗道 這樁事 大概你們也聽說過 只要你們兩位一點頭 我立刻就能替拿一百塊錢 鍾承祖不聽便罷 一聽有一百塊錢 便覺精神百倍 向黑狗請安作揖 說我的晁大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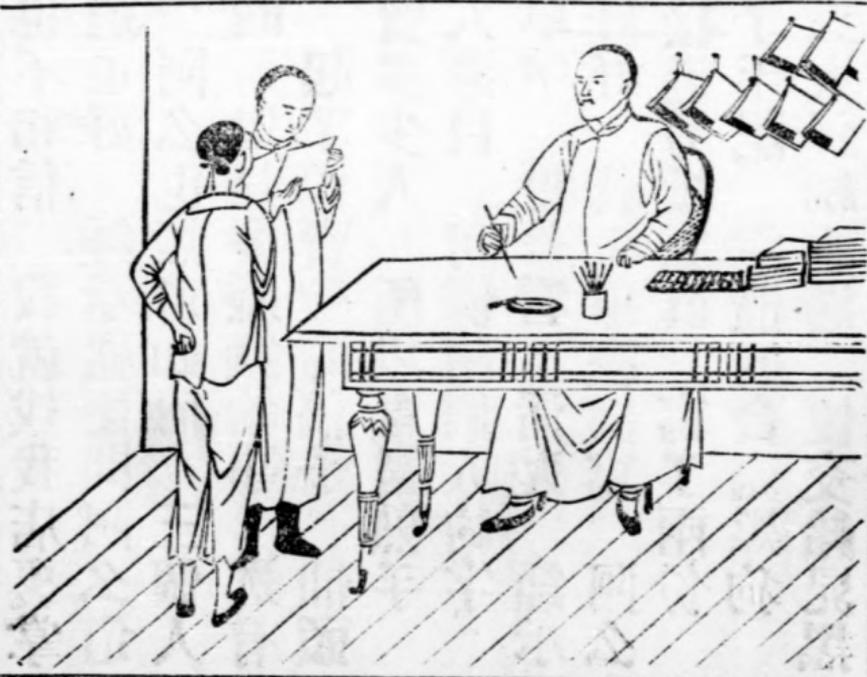
晁爺爺 有這麼好道兒 爲什麼不早說 我給你磕頭
求你快快給我辦罷 晁黑狗道 現在元興洋行 來了個
外國人 要招人到南洋去作工 每人能先給幾百塊錢安
家 到那裏工錢是大的 地方是好的 去上三年兩年
就能發財回來 從前我們這兒去的人 那一個都是一千
八百的 寄回家來 所以我替你二位打算 盧阿么道
拿了錢 不是就要跟了他走的麼 我聽說去的人 很是
喫苦 晁黑狗道 老么 你真是箇死心眼兒 只要錢到
咱們手裏 不是箇活的嗎 現在你兩位 爲的沒有
錢嗎 只要想弄得一二百塊錢 一夜的工夫 說不定贏
一千兩千 到明兒就把錢還他 大不了給他出上一個月
的利 他還能叫咱們走嗎 鍾承祖是個不顧死活的 盧



阿么雖知道猪仔的情形 經
不得見黑狗這一派巧言 又
急急的等著錢作賭本 便不
知不覺的點頭願意 見黑狗
見兩人的意思 已是願意
又故意的推開 這就叫作欲
擒故縱 老奸巨猾的手段
說這箇主意 你兩個自己打
定 以後發了財 是你們的
運氣 以後若受罪 也別怨
我姓鬼的 我不過見你們爲
難 能盡力的地方 不能不

盡力就是了 剛纔我說的話 你們也莫信以爲真 且回去大家商量 想前慮後的 都算計妥了 是與不是 我明日聽你們的信 今天晚上有很熱鬧的局 我也沒有工夫陪你們說話 這時候鍾承祖 已是心熱的很 恨不得立刻就拿過錢來 况聽見今晚有熱鬧的局 那裏等得到明日 便對晁黑狗說道 你老替我們打算的 萬沒有個錯 用不著再商量 就此一言爲定 斷沒有翻悔 就是我盧大哥 也是痛快脾氣 斷沒有二句話約 但求你老人家 行個方便 先借一二百塊錢 打過這個飢荒 就賽是重生父母 晁黑狗道 你這話倒說得痛快 只是沒個見証 將來有個翻悔 就是打官司 有什麼憑據 鍾承祖急道 誰要翻悔 是王八羔子表子養的 叫他賭一

場輸一場 永沒個翻身 晁
黑狗道 憑你怎樣說 沒有
中保 辦不了事 這不是我
的錢 我拿什麼去交代人
鍾承祖聽了這話 愣了半天
晁黑狗故意的 拿了個旱
烟筒 望外便走 鍾承祖急
忙上前 把他拖住 說我的
爺爺 你不要走 你說要中
保 我就給你找中保去 晁
黑狗道 你不要忙 我先問
你 找誰作中保 鍾承祖道



旁的人 我也不認識 你也不相信 我就找我店裏掌櫃的 你說好不好 晁黑狗道也好 鍾承祖便問阿么道 你怎麼樣 我們一同去罷 阿么也無可如何 三個人便一同跑到店裏 找著掌櫃的 這是個賺錢的事 那有不願意的 便找管帳的先生 起了個賣契的稿子 汕頭的店家 一年裏不知要經手賣多少人 所以都是熟手 起好了草底 便遞給鍾盧二人過目 可憐兩個人的字 都認不了多少 底稿上又是草字 更是看不清楚 鍾承祖也顧不得細看 便連聲說好好 就是這麼樣寫 阿么也沒有話說 管帳先生 便接過另紙騰真 寫了兩份 叫鍾盧二人都畫了十字 印了手記 掌櫃的合晁黑狗 都算中人 也畫了押 又叫二人仔細看過 便交給晁黑



狗 黑狗收起 鍾承祖便催
着走 還是盧阿么心細 說
到底是多少錢 鬧了半天
我還沒有明白 黑狗道 你
沒看見文書上寫着 是一百
五十塊嗎 除去二成中用
一成代筆 淨存一百零五塊
錢 還是公公道道的買賣
若有不願意 現在沒有過錢
儘可退回 只不過中用代
筆 不能不算 要照樣的分
派 盧阿么既到此時 也沒

有主意 說不上不算 便合鍾晁二人 一起出店 晁黑狗對掌櫃的說道 中用向著我算就是了 掌櫃的答應 三個人便一齊回到原處 黑狗取出二百一十塊錢 把方纔賭輸的九千六百 扣去了十塊 足足的給每人一百塊錢 說這兩封洋錢 你們仔細的查點一下 都是淨光老板 我交代過了 便得把字據送給洋人 你兩個不能離開這個地方 老鍾的店帳 有行李作抵 我已交代過話 算多算少 掌櫃必開帳來 阿么的家裏 有什麼話 須趕快的交代 洋人作事 是最痛快 定不了什麼時候 說走就走 不要臨時麻煩 帶累著我的面子 說完了 便叫他夥計阿三 看守着鍾盧二人 便望元興洋行去了 鍾盧二人 手裏有了錢 更不顧這個那個 晁黑狗這

一片話 也沒有聽在耳內
放在心上 等到天黑的工夫
果然賭客陸續來到 開場
大賭 晁黑狗回來 親自招
呼 管帳的打開籌碼 鍾盧
二人 搶先買籌 非常得意
指望一本萬利 恢復故業
開手的時候 還有點膽怯
不敢復下重注 到後來火
氣提上 不顧死活 不知不
覺 那一百塊錢籌 已是所
贖無幾 鍾承祖望望盧阿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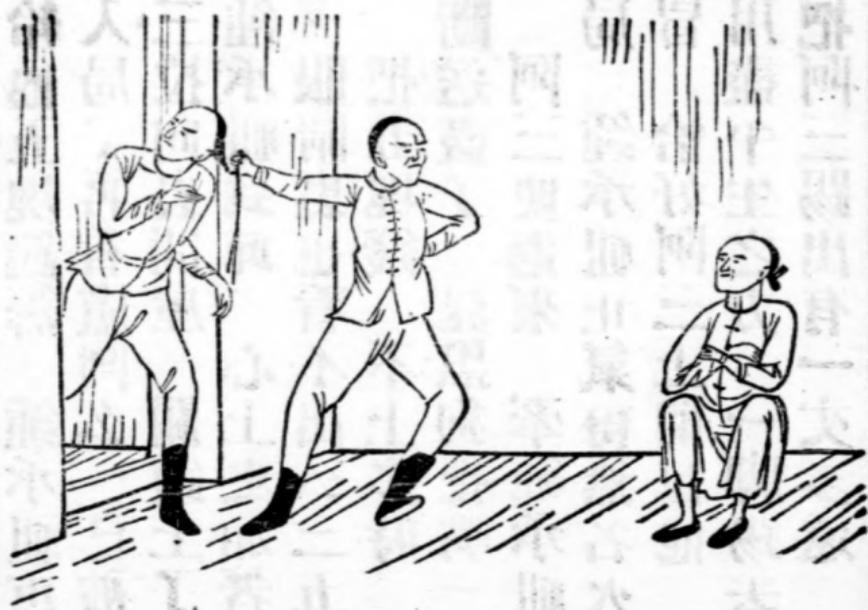




手裏 和自己也差不多 到
得天明 局還未散 籌碼已
是罄盡 無可奈何 只得又
向晁黑狗借籌 黑狗很著臉
不理 鍾承祖道 你老別忒
認真 幾塊錢的事還不打緊
晁黑狗也不理他 鍾承祖
無法可想 把身上穿的長衫
馬褂坎肩 和腰上帶的一塊
漢玉 是乃祖作知縣得來的
一起脫給晁黑狗 黑狗接
過估量了一回 叫管帳的打

給他五塊錢籌 鍾承祖重又
入局 再看盧阿么 已被阿
三拉回裏間屋 關鎖上了
鍾承祖到此 心上更加著急
眼睛裏也看不出么二五六
把五塊錢 不上多時 又
斷送盡了 兇黑狗把嘴一嚙
阿三便過來 牽鍾承祖出
局 鍾承祖止氣得無名火直
冒 恰好阿三上前拉他 便
用盡平生之力 一脚踢去
把阿三踢出有一丈多遠 撞





在簡茶几上 把茶壺茶碗
鏘琅的一聲 觸翻在地下
在局的人 都嚇了一跳 晁
黑狗連忙趕過 把阿三扶起
看還沒有受傷 便回過頭
向著鍾承祖罵道 你這狗
養的 真好混帳 一面罵
一面舉起那蒲扇般的手 就
是一個耳刮 鍾承祖連哭帶
嚷 說不要拿我同盧阿么一
般看待 我的爺爺 我的父
親 都作過實缺知縣 晁黑

狗不等說完 又是一個耳刮
說怪不得你那樣囚氣 原
來你的夢還沒作醒 你知道
你祖父是知縣 你就不該如
此 給你祖父丟人 想你祖
父作知縣 不知有多大德行
纔養你這個寶貝 我老實
給你說了罷 你的賣身契
已在洋人手裏 你今日已是
個猪仔 老老實實的 還有
人喂你點草料 要不老實
就打死你 也算不了一回事



一面說 一面把鍾承祖辮髮挽住 一把拖出 牽向裡閒屋 與盧阿么鎖在一堆 那知這屋地窖下 還關着四個 也是晁黑狗買妥 等着販賣給洋人的 連鍾盧二人 共是六箇 晁黑狗整賺一千多銀子 這天晚上 便把這六箇人 拿繩子把辮頂子穿上 牽了一大溜 都趕向元興洋行 洋人箇箇過磅 記明劬數分兩 又拿火漆 在額上烙上印記 兩條腿 都用一尺二寸長的鐵練拴上 一起趕入地窖裡頭 專候開船 這地窖是專養豬仔的 每窖一百箇 既滿了數 便把鐵門封鎖 每窖有一個印度人看守 手裡拿着個六尺多長的鐵簽 要有拌嘴鬧事的 便拿這鐵簽亂刺 再要倔強不服 又用夾豬毛的鐵鑷 拔頭上的頭髮 一鑷一下 連皮帶血的一塊

(未完)

北京

廠西門有正書局

廠甸維新書局

東安門萬茹書莊

隆福寺聚珍堂

打磨廠二友書莊

大華牌樓售報處

福興潤信局

鄉祠南李茂林

北馬路官書局

府東紫氣堂

同文仁記

鍋店街文美齋

津埠各書坊

后宰門文美齋

小布政司街有容堂

又化劫堂

山西

四隅頭福蘭堂

離縣寶雅堂

藩署清源司

晉報館

濟文官書局

明達書莊

東來書莊

中外報分館

無錫務實學堂

申昌書室

務木女塾

三橋址總報處

兩浙采辦書報處

華源公社

馬王廟背售報處

百花洲廣智書莊

福州

九彩園林先生

廈門

粗糖井徐宅

成都

桂王橋蜀書局

重慶

學道街二西山房

武昌

少年學社

開封

廣益書局

衛輝

文益書局

陝西

總派報處

廣州

蘇店街秀文齋

汕頭

督府街正大和信局

奉天

西大街李公館

山東

保定 天津

太陽廟門高公館

牙象巷彭公館

日報館

今日學報

大北門蘭茂厚局

同慶報分館

各報分館

近聞離京較遠各代派處竟將報價

增多有逾原價之半者於開通風氣

大生阻力代派處酬勞二成不為不

厚閱報諸君幸勿多付特此告白

○再者現時新訂郵章凡火車輪船

未通之處郵費加價多至數倍本報工

本較巨常年賠累亦難為繼從第七

期起內地各埠應加郵費若干本報必

當註明代派處不得藉口本館又白

(三等郵便物)

本報定價

劃一不貳

俱售大銀

圓概不收

小銀圓現

銀交易照

當日市價

核算此白